

# 南北春秋

## 目錄

- 01 一言喪邦
- 02 首役內戰
- 03 首逢春晨
- 04 兩國一家
- 05 和約沙法
- 06 女王在位
- 07 平而不安
- 08 惡王與仁君
- 09 佳人奈何短視
- 10 罪人謙卑蒙恩
- 11 計畫的混亂
- 12 迴光返照
- 13 息光落幕
- 14 南北政教縱橫談

南北是方向，春秋是季節。這是說空間和時間吧。事情的發生，少不了空間和時間。

這裏所說的，是聖經舊約歷史中，南北分治時期，大約三百五十年裏發生的事。我們以南國猶大的史實為經，北國新以色列為緯。北國不僅非正統，而且王朝變更頻仍，二百年間，凡十九王；南國猶大是正統；因為是大衛的後裔，神應許的“苗裔”從那裏出來，坐寶座永遠統治。猶大非祇多存在了一百三十五年，也大致保持大衛宗室系統（除了亞他利雅篡位中斷六年）。南朝北國當其時的人物，大多都像是迷失了方向。他們不曾顧及大局，卻致力於“蠻觸之爭”，常勾結外人，殘害同族；幸而每及時有先知從上面來的信息，作為指引。這顯明神的旨意，更超過春秋大義，今天讀來仍然使人振奮。當然，最終還是指向後來的彌賽亞，並祂榮耀的國度。

## 一言喪邦

以色列的榮耀，隨着崩逝的所羅門一同埋葬。所留下的錦綉江山，落在羅波安手上。

羅波安給後人留下了甚麼？值得紀念的，可能只有他的名言：“我的小拇指，比我父親的腰還粗！”（代下10:10）

不必求證於人類考古學家，或生物學家，沒有誰能夠相信他的話；即使是河馬，或是巨象，也不可能偉大到那種程度。只是那位“貴二代”，自以為是天生巨怪，或“偉大領袖”的愚昧狂言而已。單是說這樣的話，就是不孝——中國有

曾子不入“勝母”之里，惡其名也。那不妨知道說這話的人他剛崩逝的父親是誰，是大家都知道的所羅門王！至今仍然有赫赫名。哪有兒子敢如此說父親的，何況那樣的父親！

其實，這個羅波安，今天說起他的尊名來，多數人會問“甚麼安？”因為誰都很难發現其偉大在哪裏；他才是真實的“小人”——其人的心小，只會想到自己，注定會失敗。很快，果然失敗了。經過是這樣的：—

所羅門王崩以後，羅波安往示劍去；因為以色列人都聚集在那裏，要立他作王。這可是不平常的事。大衛是在掃羅崩逝以後，先在希伯崙作猶大的王七年；然後，各支派的領袖和勇士們，到希伯崙去，與他立約，擁護膏立大衛作全以色列的王(代上一一:3 一二:37-40)。

所羅門作王的時候，因為亞多尼雅陰謀爭立，大衛王採取從權行動——“差遣祭司撒督，先知拿單，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，和基利提人，比利提人，都去，使所羅門騎王的騾子，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單，在基訓已經膏他作王。眾人都從那裏歡呼着上來...所羅門登了國位。”(王上一:44-46)

輪到羅波安作王了。“羅波安往示劍去。因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劍，要立他作王。”(代下一0:1)路程雖然不是很長；但為甚麼到示劍？現在，聖殿已經建立在耶路撒冷——那是該去的地方。示劍在以法蓮地，比較適中；但又不是公民投票，那不是理由。是否該考慮有人授意的可能？

想到耶羅波安。此人與羅波安競爭王位，可不僅是個普通的工運領袖。

耶羅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。所羅門見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監管約瑟家的一切工程。一日，耶羅波安出了耶路撒冷，示羅人先知亞希雅在路上遇見他。亞希雅穿着一件新衣。他們二人在田野，此外並無別人。亞希雅將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；對耶羅波安說：“你可以拿十片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‘我必將國從所羅門的手裏奪回，將十個支派賜給你...還留一個支派給他的兒子，使我僕人大衛在我所揀選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裏，在我面前常有燈光’。”...所羅門因此想要殺耶羅波安；耶羅波安卻起身逃亡埃及，到了埃及王示撒那裏，就住在埃及，直到所羅門死了。(王上一一:28-40)

智慧王所羅門欣賞他，認為他“大有才能”，必然錯不到哪裏。只是品德自是另一回事。智者也未免只欣賞才能。再看他得知亞希雅告訴他那麼大的好消息，居然能安之若素，默然深藏，有多麼不容易，就該是有容的大器。不知如何，沒有人告訴羅波安這段歷史。他茫然到了示劍。耶羅波安終結了政治避難的年日，榮歸故鄉，而且參與了請願代表團，要求減輕徭役略得小康。耶羅波安深藏不露。羅波安自然不認得他。回答：三天後再來，好知道本王的御意如何。

羅波安拿不定主意。他先召見老年的謀臣——他們曾侍立在所羅門跟前，聽過智慧的話。他們建議王謙卑回復，俯納民意，為人們服務。“貴二代”的王子，喜歡作威作福，騎在人民頭上，很難聽得進去。又徵求跟他一同長大的少年人意見；叫秘書把得意的佳句寫下來，到場可以照讀：

“我的小拇指比我父親的腰還粗。我父親使你們負重軛，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，我要用蠍子鞭責打你們！”（代下10:11）

不知怎地，他沒有讀出前面兩句，但那話還流傳出去。羅波安年紀已經不小了，過四十歲的人，對群眾像是以嚇唬孩子為樂事！虐待黎庶，踐踏人權，並不是甚麼光榮的事。王者應該知道啊！他不想仁民愛物，虧他無意於行仁政，還好意思說出口。他宣佈的“害民政策”，實在是內心自知才具不逮，只想造成暴君形象，來遮掩他的自卑感。

這番話，可恰合了一個人的心意。耶羅波安的擁護者，佈散在群眾中，立時作出反應，像是炸了鍋。誰需要這樣裝腔作勢的領袖？不關心百姓的疾苦，百姓也不關心你。說甚麼信條純正，大衛的正統，卻不得民心。他們對王說：“我們與大衛有甚麼分兒呢？與耶西的兒子並沒有關涉！以色列人哪！各回各家去吧！大衛家啊！自己顧自己吧！”

就這是樣，人口沒增加多少，國家數目可增加了，竟然由一分裂為二了！

擁護耶羅波安的人多，搶走了大衛和所羅門父子經營的金字招牌。以色列有十二個兒子，成為十二支派；帥領出埃及的全會眾進入迦南的約書亞，是以法蓮人；他們以為有權利利用那個名號。一個多世紀後的先知還說：“從前以法蓮說話，人都戰兢——他在以色列中居處高位。”（何一三:1）

如此開始了南朝北國。

北陲固防

羅波安心裏明白，跟暴民沒理好講，“光榮轉進”才為聰明；作出英的明決定，迅速逃出是非場。

一到耶路撒冷，高速狂跳的心，就定了下來。他越想越不是滋味。羅波安王果斷的宣佈既定國策：

不認新地圖，光復舊河山！

有人問王，他的鴻圖大計得用幾年完成。羅波安擎起兩隻手，都是五個指頭。穩重的一個字，一個字，從牙縫裏吐出來：“少可三年，多則五載！”

現在王知道了一件事，他的小拇指，並不比任何人的腰粗。但還是足以奴役人民，像捻死一隻螞蟻。

剛喘過氣來，羅波安王就下動員令一招聚猶大家和本雅憫家，適齡男子都愛國服兵役。共有十八萬，去討伐叛逆的十個宗族：“好將國奪回，再歸自己”！

歸自己！那是他自己的計畫。但，耶和華的話，臨到神人示瑪雅，所說的可不相同。

一個並不怎麼神氣的老人，出現在軍隊的校場，沒有經過甚麼權威的批准。

示瑪雅站在高處，向全軍宣告：“耶和華如此說：‘你們不可上去與你們的弟兄爭戰，各歸各家去吧！因為這事是出於我’。”（代下一一：4）聲音不高吭——他沒有機會作慷慨激昂的冗長演說；只有前列的領袖們聽到，附近聽清楚的不會到千人。不過，他的話裏有權柄。領袖們先改變了意見，聽到的兵丁們反復傳述同一信息：“不可與弟兄爭戰！”

各人的心頭忽然敞亮了！剛才給他們灌輸的是愛國，愛大衛家。但大衛的作風，正是避免與弟兄爭戰。在被迫逃避掃羅的時候，他幾次不敢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，從不想挑起內戰；就是受逼出於無奈，在非利士人中間，他也不願意真正攻擊本國。就是被給逆子押沙龍威逼逃難時，他也拒絕掠奪國寶，掏空國庫，連耶和華的約櫃都不願意連累。大衛後裔的支派，憑甚麼該與弟兄相爭？

各人越想，心中越不平安。舉起兵器的的手，軟了下來。就在一回兒前，還有人喊：“這老小子是惑亂軍心！是為敵張目！影響士氣！”老人家仍然在那裏，無兵無勇，軟弱無辜的可憐相，沒有防衛能力，只要一刀撂倒他，或一箭就可以射透他！先知寧可自己犧牲，也不願見內戰多人死亡。

忽然間，有人看見，他蒼老的臉頰，有兩行淚珠爬行。老人家靜靜的在流淚。群眾也受到感染，仿佛看見，是自己的兄弟在那裏... 各人的眼淚流了出來。

“自家人不打自家人！”一個人喊。

“不兄弟相殘！”

“回家！”另一個人喊。...

場子散了。地面變成冷清清的，再沒有人喊。

天空的浮雲慢慢的移動，一輪明月照在天心。晚風平靖的輕拂着。...

這些日子，在北方，耶羅波安可夠忙碌的。開國英主必須選定國都—他點定得撒，那裏風景非常優美，成為新都。

還得選定“國教”—講到宗教，每個人都是專家。耶羅波安新從埃及回來，覺得進口埃及的“金牛犢教”很合適。這可是熟悉的固有文化，在曠野路上，以色列人就拜過金牛犢。采用金牛犢宗教，能收與埃及敦睦邦誼的效果。迦南地本土宗教的巴力，騎在牛犢上，可以算是宗教合一。

惟獨一件事，必須明白表現文化切割，表明絕對是一邊一國，不能混淆。還是新王有新招—在南界的伯特利，和北界城市但，鑄造一式二犢；只需工料成本，不必另行設計。耶羅波安心裏想，這是為國家安全，因為人民可以不必去耶路撒冷敬拜，可能進行統一，把我這獨夫除掉！好主意！

耶羅波安還發明了宗教機會均等主義—舊規惟有利未人可以作祭司不夠平等，進步思想是人人自由，只要肯牽一隻牛或羊來，在祭壇委身，就可以作祭司了；當然，可以按時領取薪俸。一時解決了祭司荒，人民就近崇拜，不成問題。

南北二國都在邊界上，大興工程，修築起城牆來—可不能共同努力，而是各造各的。北國在拉瑪，伯特利等城；南國從伯利恆，到亞雅崙，鳩工庀材，像是盛大的比賽。

耶路撒冷以北僅十多公里，是本雅憫的米斯巴，考古學家出土許多巨石築造的城牆，厚達二十六呎，可見彼此仇恨之深厚！“弟兄結怨，勸他和好，比取堅固城還難；這樣的爭競，如同堅寨的門門。”（箴一八：19）

### 南疆傳警

羅波安想要北伐，未及出師，群眾煙消雲散。這不愉快經驗告訴他，這到底還是個宗教國家。他不失是精明人，肯接受現實，安靜下來，且不從事征伐，享受妻妾家室。

利未人在北國不受歡迎，他們順流南下，有了傳統的職業；宗教因以風行草偃，昌盛起來。人民尋求神，自由丘壇偶像崇拜，被壓制下去，聖殿敬拜，又趨向流行。三年沒有戰事，社會安定，經濟振興，人民相信是敬拜真神的紅利。

可是，有神賜的平安，他就傾向邪惡；他亞捫人母親膝上的教導，有一定的影響。新王領袖全國，尋求新神。

猶大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犯罪觸動祂的憤恨，比他們列祖更甚。因為他們在各高岡上。各青翠樹下築壇，立柱像和木偶。國中也有變童。猶大人效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邦人，行一切可憎惡的事。（王上一四：22-24）

當人的心離開主，不討祂的喜悅，就只有作主所憎惡的事，與外邦人沒有分別。主會給他們知道。

平靜安穩中，警訊忽然傳來。

猶大的南境，幾個世紀和平，戰備鬆弛，邊城連續被攻破了。南方的古國，竟然不宣而戰！

埃及法老示撒的派遣軍入侵，一千二百輛戰車，震動山野；所蕩起的煙塵，天昏地暗；還有外族的雇傭軍，黝黑高大的身形，使人望見就生怯！這些年來，猶大的防線，都是單向着北方，幾乎沒對埃及設防，所以敵軍長驅直入，外圍被突破了，逼近京都耶路撒冷。

猶大的首領們聚在耶路撒冷，恨不得有山洞足夠大家避難，卻拿不出主意。又是那位多事的先知示瑪雅，去見羅波安和首領們，告訴他們耶和華的信息說：“你們離棄了我，所以我使你們落在示撒手裏...叫你們作示撒的僕人，可以知道，服事我，與服事外邦人有何分別。”（代下一二：5-8）

事情就這樣發生。

抗拒並不激烈

示撒找出不少藉口，教訓了這晚輩一番。把法老給女兒嫁給所羅門的妝奩城收回；到底還算仁慈，沒有焚燒所羅門為埃及王后所建的王宮—當年智慧的王想出一個理由，外邦女子不宜住在約櫃所在之處，風水不利（代下八：11）。所羅門利用這理由，親自設計，選址畫圖；用了十多年，建了這閎偉的宮殿。法老關照部屬，叫只取內容，保留外殼。還有所羅門從埃及高價進口的戰車戰馬，法老也不准許全毀掉，給

猶大留下幾輛。即使這樣，把王宮和聖殿掠奪一空，重載擄物的車馬，還不勝負荷。所羅門的利巴嫩林宮，建成還僅有二十多年；羅波安繼承了只不過五年！所羅門製造光輝的金盾牌，法老因為小孩子弱國，不配使用這象徵着主權國的裝備，成了埃及的戰利品。羅波安很知足，後來仿製銅盾牌，擦得同樣光亮，用以代替。

示撒不為己甚，並未迫使猶大簽無條件投降條約，只滿載而歸，足以酬報他的辛勞。雙方同意終戰。

耶和華看見新王和首領們都自卑，這只是第一次管教，就曉得悔改；有了受管教的效果，神就止住所發的怒氣。



羅波安的復國戰爭，還沒開始就收兵。因為神人示瑪雅來干預了。可見先知的使命，不是作統治者的應聲蟲，而是傳達神的旨意，堅持神的旨意——以和平為原則，因為不論是甚麼顏色的旗幟勝利，死亡的並不是外敵。

以色列北方，和約但河外的十個支派，不肯擁護一位作威作福，奴役人民的暴君，另立善於籠絡民心的耶羅波安，作他們的王，分裂國土，稱為以色列。羅波安自命大衛後裔的正統，稱北方的新生王國為“叛逆”。雖然在示劍的群眾大會上，絕大多數的人民，決定自立一國；先知亞希雅，已經預告是神的旨意，羅波安總是不服；只是示劍在以法蓮地區，耶羅波安是“地頭蛇”；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人過中年的羅波安，心理不成熟，但並不是傻瓜，連忙上車，逃回耶路撒冷(代下10:15-19)。

安全有了保障，坐上所羅門精工建造的華美寶座，羅波安心裏確是很得意。不過，想到自己“一言喪邦”，仍是心不甘，情不願。他不怪自己愚昧，只是放不過耶羅波安。...

已經四十歲的羅波安，算夠聰明，知道不得民心，這仗沒法打；只能多靠政治，用不得武力。

當他定下心來，安靜從事和平建設的政策，倒是得許多人的愛戴。錫安山上所羅門的華美聖殿，敬拜真神，就能夠吸引很多的人來。利未人，和尋求神的人民，從北方各地來到南方。平靜的思考，是最大的報酬。他決定立亞比雅為太子，消除了兒子們爭儲王位的糾紛。後來的事實，證明他的決定不錯。亞比雅是個能幹的繼承者，實現他的期望。

羅波安在位十七年。到離世的時候，所留下的自然不能說地大物博，與可算是國富民強。

所羅門王國的根基豐厚，加上這些年的休養生息，國勢日趨富強。亞比雅常與耶羅波安爭戰，這些雖不是大衝突，卻也可以操練軍兵。隨時備戰。

亞比雅登位後，猶大已經很堅實了。從統治下的軍隊，挑選精兵四十萬，都是勇敢的戰士，可以指揮應手，進退自如的勁旅；那比多而蕪雜的軍隊好。亞比雅知道猶大的戰略縱深不夠，假想的防禦陣地，設定在敵人的前沿，爭取主動出擊，不求境內作戰。

在北國以色列方面，曾作過早期工人運動的耶羅波安，結集了八十萬大軍。這樣以來，兩軍人數逾百萬。如此歷史上最大的會戰，即將展開，兩方面的統帥，都不是專業的軍人，為了個人的政治野心，作這樣的豪賭——所下的注，是那麼多人命和家庭，在他們眼裏，連草芥都不如！

亞比雅先佔領了以法蓮山區的高地，站在伯特利附近，洗瑪臉山的雙峰上。他作陣前喊話——並不是搞宣傳戰，更不是戰爭前對本國參戰者的動員(申二0:1-8)；也比不上希臘雄辯家的演說那樣精彩；而似是競爭演說，過於戰爭演說：“我們是正統的宗教，正統的王家；我們有利未人按正規禮儀事奉...不要與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爭戰，因你們必不能亨通。”(代下一三:4-12)主軍陣營人心浮動了。他們對戰爭的目的有了懷疑——怎麼搞的，對神宣戰哪有獲勝的希望！

耶羅波安是聰明人，得地利之便，在客軍的後面設伏，取得戰術上的優勢，使猶大軍兩面受敵。但猶大軍有上面來的幫助——“就呼求耶和華，祭司也吹號；於是猶大人吶喊...神就使耶羅波安和以色列眾人敗在亞比雅與猶大人面前。...以色列人在猶大人面前逃跑，神將他們交在猶大人手裏。”(一三:13-17)他們以少勝多——以色列的大軍損折過半，數字高達五十萬，幾乎每家都少了一名青年人。猶大人還乘勝取得了伯特利等幾個城市。耶羅波安也沒遵行神的道。

新以色列的開國君王，餘日無多。“耶羅波安不能再強盛。耶和華攻擊他，他就死了。”(一三:20)歷史不能假設；就形勢看來，若乘勝北伐，可能就此光復全國？無論如何，亞比雅滿意的回去，用不着悼亡卹孤，有快樂，享平安，坐擁妻妾成群，兒女繞膝。這就是他的成就。這就是人間。

亞比雅[亞比央]在位只有三年。“千日紅”的寶座，虛耗在作惡和作戰當中，剩得多少好日子？他崩逝時，還不到四十歲。

內戰，傷殘了多少生命！連得勝者，他的內心，也受到戕害，不得終其天年。

### 首逢春晨

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。  
歷代志下第十六章9節

從以色列分裂成兩國以來，內爭外戰不斷，人民渴望有些太平日子過了。

猶大國的惡事，隨着亞比雅死去。耶羅波安的威脅消失了。“亞撒年間，國中太平十年。”(代下一四:1)

### 復來的春天

沒有戰爭的消耗，經濟也得到了蘇醒。人與人之間，緊張的防衛與仇恨，攻伐破壞的文化，變成了和平協和。周圍似乎增加了更多的綠色，環境也寬闊清潔了許多。人民的思想，轉向互助，發展。

亞撒看見過，舊政權下人民的困苦——一切為了戰爭，壯丁放棄了田園，任其荒蕪，生產減少了；那些負傷回來的幸存者，不能耕作，反得要別人照顧。葡萄園被野草遮蓋，酒醉沒有酒，沙場上卻灑人的血；橄欖油停息了，傷口上還是得敷油。一切為了復國...現在，他仿佛從噩夢中醒轉，歡喜把那些都放在背後；寧肯把心思和口號，放在民生建設上。

猶大王亞撒對他的子民說：“我們要建造這些城邑，四圍築牆，蓋樓，安門，作門；地還屬我們是因尋求耶和華我們的神。我們既尋求祂，祂就賜我們四境平安。”（一四：7）

神使猶大國無災無難，城門裏沒有兵出征；四方卻有人絡繹的來歸附——以法蓮人，瑪拿西人，西緬人，他們都到耶路撒冷，樂意作亞撒治下的子民，追尋所羅門的盛世。亞撒的政策，是對於移民採取開放態度，不分支派，都是亞伯拉罕，以撒，以色列的後裔，都妥善安置他們，分田或就業，絕沒有地域歧視，達到了小康的局面。

在北國京都得撒，王宮裏兩度換了新主人。耶羅波安崩逝了。他唯一良善的兒子亞比雅夭亡了，不僅失去了一位明君，也失去了辛苦建立的王朝；他死後，傳到他不成器的兒子拿答，只坐上寶座二年，就被巴沙所弒。

巴沙不務攘外，只求徹底安內，對耶羅波安家族，徹底整肅，斬草除根，一個也不留；卻也沒有引起誰的哀悼，因為那個家族傳統，都違背神，得罪耶和華，虐害奴役百姓。

巴沙的國策是以鄰為壑。他看不得猶大蒙神賜福，更恨其民歸如流。巴沙自己不修德理政，卻努力禁止人民南移；一方面在邊界上挑釁啟戰，一方面修築佔據原屬本雅憫的拉瑪，修成要塞，阻止百姓離境。

南方來侵的烽警

神賜給亞撒黃金十年，猶大朝氣蓬勃，太平沒有戰事。

北方人都是自己的弟兄，不存在真正危險。南方的威脅卻忽然壓來，而且情勢非常嚴重——古老的仇敵，大軍壓境！

埃及統轄的古實，一向是傭兵的來源。他們的人高大強壯，驍勇善戰。他們的武器很為精良；憑藉有先進的冶鐵技藝，古實王謝拉，裝備有鐵車三百輛先導，百萬雄師，向着猶大開進，捲起煙塵蔽日，聲勢十分驚人，臨近瑪利沙。

號角的聲音，在猶大遍地響起。亞撒下了緊急動員令。訓練有素軍隊，現在發揮了作用。“出自猶大拿盾牌，拿槍的，三十萬人；出自本雅憫拿盾牌，拉弓的，二十八萬人。都是大能的勇士。”（代下一四:8）因有堅定的信仰，他們都沒有畏懼，準備隨時赴戰— 為保衛神所賜給列祖的應許之地而戰。

在洗法谷，兩軍彼此相對，擺開陣勢。如果說：算術即是戰術，明顯的，猶大人是處於劣勢。

他們熟悉古老的底波拉戰歌—那時，戰爭局限於北方前線，南方沒有機會參戰；這次敵人的大軍正是從南方來，該是猶大男兒大顯身手的時候。

亞撒知道誰與他同在，不看敵軍的威勢，他仰起臉來，舉起雙臂，向着耶和華他的神呼求：

“耶和華啊！惟有你，能幫助軟弱的勝過強盛的。  
耶和華我們的神啊！求你幫助我們，因為我們仰賴你，奉你的名來攻擊這大軍。耶和華啊！你是我們的神，不要容人勝過你！”（代下一四:11）

亞撒王竟然不憑險固守，下令向優勢的敵軍展開攻擊！猶大軍雖然人少，他們個個像離穴的獅子，本雅憫是撕掠的狼（創四九:9, 27），合力衝上去，撲向侵略者。耶和華使亞撒和猶大人得勝— 古實的軍兵，以為這次長征，只不過又是豐盛的劫掠，根本就沒想到對方會堅守不讓，輕鬆的來了。如今叢爾小國，還主動出擊，猝不及防；前方敗退，後軍爭先潰逃。亞撒和猶大軍隊，追趕他們到基拉耳。真箇是兵敗如山倒，還不久威武的勇士們，現在成為馬拉松賽者，各人爭先到達終點；不過，沒有終點是安全線，追趕的脚步不停，越過了邊界，繼續前進，拓展疆域，奪取了城邑和村鎮，獲得許多的財物和牲畜，成群的羊，還有少見的駱駝，作為戰利品（代下一四:11-15）。

### 大破與大立

亞撒打了勝仗，凱旋歸來。人民興高采烈的歡迎慰勞。人群中忽然走出一名老年人，沒有祭司的宗教外衣，身上穿戴既不彩麗，手中也沒有樂器。是誰？他是亞撒利雅，受神的靈感動，出來迎接王和全軍。

他站在路邊，就開口教訓王和將軍們說：“同胞們！我們的祝捷大會，得慢一步召開，真正的戰爭還沒有開始咧！最重要的仗，最美好的仗，是屬靈的仗，必得努力打好。”

“要聽我說！亞撒和猶大本雅憫衆人哪！你們若順從耶和華，耶和華必與你們同在；你們若尋求祂，就必尋見；你們若離棄祂，祂必離棄你們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，沒有訓誨的祭司，也沒有律法，已經很久了；但他們在急難的時候，歸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，尋求祂，祂就被他們尋見。... 現在，你們要剛強，不要手軟，因你們所行的，必得賞賜。”  
(代下一五:1-7)

勝利常會沖昏人的頭腦，叫人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。亞撒可一點兒也不敢有自己代替神的混帳想法；他知道自己，絕不是甚麼神武英明，偉大崇高的最高領袖，只不過是神憐憫使用的器皿——得勝完全在於神。所以對於他老氣橫秋，指名道姓的教訓，只站在那裏恭敬聆聽；道理雖然簡單，那聲音裏卻有能力和尊嚴，明顯的深深信念。

亞撒王這個誠實人，不僅接受，相信，他劍及履及，立即實行。

復興的開始，常是需要大的破壞。在亞撒王自己率領之下，利未人紛紛動手參與，開始了普遍的清理；除掉一切可憎之物，潔淨聖殿，並重修耶和華的壇。

山丘上異教的祭壇，被拆毀了。陣陣的黑煙，是焚燒百姓曾經奉為神聖的柱像，代之而起。神與他同在，進行的順利。大家都同意，把感恩和凱旋慶祝大會，延至亞撒第十五年暮春三月舉行。

一個天氣晴朗，惠風和暢的日子，猶大和本雅憫衆人，連各地來的難民，都聚集在耶路撒冷。“他們從所取的擄物中，將牛七百隻，羊七千隻，獻給耶和華。”不僅是有歡樂的戶外大聚餐，更重要的，還在神面前立約，“要盡心，盡性的尋求耶和華，他們列祖的神；凡不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，無論大小，男女，必被治死。他們就大聲歡呼，吹號，吹角，向耶和華起誓。”(一五:8-15)

有人想起，在尋求耶和華的行動中，缺了一位尊貴的白髮夫人的影子。大家不難尋出那是誰——“亞撒王貶了他祖母瑪迦太后的位，因她造了可憎的偶像亞舍拉。亞撒砍下她的偶像，搗得粉碎，燒在汲淪溪邊。”(一五:16)

瑪迦太后她老人家可能八十歲左右了。她從早就得羅波安的寵愛，在宮廷中有相當的勢力；亞撒的父王亞比雅，曾鼓吹自己的純正信仰，也沒去動那偶像，更談不到太后本人了。亞撒誠心遵從神旨，不顧人情，竟然敢於反傳統，清除了亞舍拉的偶像，還追究責任，貶了老太后的位。

不過，後來的英國清教徒，還以為亞撒不夠徹底。日內瓦聖經 1550 年出版，就這樣的注解。可很難說該如何處分；如果要“大義滅親”，真不容易——歷史不能重寫，怎追究始作俑者；還有是否可以有悔改餘地？有一項，應該說他作得好：“亞撒砍下她的偶像，搗得粉碎，燒在汲淪溪邊。”他沒管甚麼藝術價值，也不以為可列為歷史文物，砍下，又加以搗碎，焚燒，完全沒有修復的可能，也不留痕跡讓後人能夠重建。這表現他的忌邪的心，憎惡神所憎惡的。

神怎地變遠了？

亞撒王漸漸年老了，髮白了。但北方的惡鄰，繼續困擾他。以色列王巴沙，把修建拉瑪當作平生致力的工程。那伯特利附近的城邑，給他弄成一座要塞，阻擋人民的出入。這給以法蓮和瑪拿西人，移到猶大來的，給造成不便；更不要說上耶路撒冷來敬拜的人——那是他最不樂見的。他還把拉瑪當成前進基地，隨時用來侵攻。巴沙不想再承認，拉瑪原是本雅憫的領土。

通過外交途徑抗議，亞撒也曾試過多次，但巴沙置之不理。亞撒向耶和華祈求，祂也沒有回應。實在說來，自從神賜福他，使他國富民強，亞撒王與神的距離，好像變得遠得多了。真是怪事。

亞撒搜尋舊檔案，尋得一份與亞蘭國的條約文本。又搜羅耶和華的殿庫，和王宮的府庫，恰又尋得有剩餘的金銀！王交給可信任的臣僕們，到亞蘭王便哈達那裏去，說：“你父曾與我父立約，我與你也要立約。現在我將金銀送給你，求你廢掉你與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約，使他離開我。”

金銀的分量，比文字和信義更重；地緣政治，比同宗的血緣考量更親。不必多說，便哈達有使巴沙保持與亞撒距離的手段——亞蘭王幾名軍長，率領派遣軍，去攻擊以色列的北方邊境，作出要從南北夾擊的態勢。巴沙有些軍事常識，知道自己的力量，應付不了兩面作戰，就趁機罷手，放棄南進的拉瑪工程，專心應付更強的北鄰強敵。

亞撒為自己的外交勝利得意，卻忘記那是和外人聯手，對付血親的北鄰；更重要的是，忘記了倚賴耶和華。

不知怎地，這秘密外交，給先見哈拿尼知道了。這人來見亞撒王——勝利的亞撒王。先見對王說：

“因你仰賴亞蘭王，沒有仰賴耶和華，所以亞蘭王的軍隊，脫離了你的手！古實人，路比人的軍隊不是甚大嗎？戰車馬兵不是極多嗎？只因你仰賴耶和華，祂便將他們交在你手裏。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。你這事行得愚昧！此後，你必有爭戰的事。”（代下一六：7-9）

哈拿尼的話，講得頭頭是道。他分析當前的形勢：亞蘭跟古實比起來，那可是小巫見大巫了——耶和華曾將古實大軍交在你手裏；現在，你竟然要把人民的血汗，和神子民的奉獻，利未人的衣食，奉獻在外邦的王手裏！本來他們該是你手下敗將，你竟然得向他奴顏婢膝！為甚麼不倚靠耶和華？你這事行得愚昧！不僅現在，將來還有敵人脫離你的手，你是禍國殃民罪延後代！你的心，你的心錯了！

此人完全不懂宮廷規矩，對領袖誤用最禁忌字眼：“愚昧”——愚昧的領袖，喜歡人稱英明；英明領袖忌諱人指出他愚昧。結果，先知被下在監裏受苦——這是有史以來，首次發生神的子民把神的使者下監事件。不過，哈拿尼宣告：“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。”一代明君進入了黃昏。那是亞撒三十六年的事。

亞撒不習慣聽誠實話了。這是與神距離遠的記號。說實話的人民得受虐待，黑暗的帘幕緩緩落下，也隔開了王和人民的交通。求人，求他喜悅的人，變成了規律。

亞撒三十九年，宮內宣佈君王“病腳”——不能踐行神的旨意，也不能走訪民間疾苦。他忘記了向神“心存誠實”的原則，繼續發展“倚賴人”的方略：“只求醫生”。這樣，除了在床上，就得坐輪椅統治。這樣，被推着進入歷史。

人民還是紀念這偉大的領袖——失落的領袖！

## 兩國一家

創造歷史的人，必須有策略性的突破。

南朝猶大國的王約沙法，繼亞撒為王，首先制定國策。他當然知道，南朝北國分裂，已經歷三代了。

首先是耶羅波安，利用所羅門的兒子和官僚們，不顧民困，只打官腔。讓耶羅波安乘機煽動人民情緒，得了民心；然後，不僅背叛了大衛家，更背叛神。他對歷來禁而不絕的巴力，亞舍拉，略加官方支持，成為本土宗教；再加上混合埃及傳統金牛犢崇拜，來對抗正統的耶和華敬拜。但耶羅波安邪惡的行動，已經受了報應，全家族被消滅淨盡。

現在，北國新以色列，已經換了人間。暗利王朝，算來是第三代了。以色列的京都，從得撒遷到新建的撒瑪利亞。修築拉瑪的工程，已經停止了。他們要好久沒在邊界上阻擋百姓來耶路撒冷了。這些，是不是善意的表示？...

政治家和人類學家共同的認知，通婚是融合的途徑。

約沙法花時間長久思考，檢討父親亞撒一生的國策。前半生，亞撒對耶和華的誠實，對人民的關愛，包括收納北方來的宗教難民，可真是無話可說，很接近於完全。但先王後半生的事，就值得討論了——首先，因為太平富強了，他跟神的距離，似乎疏遠了。政治上措施失宜，隨之而來。就如：施行媚外政策，賄買亞蘭王，與北國以色列為敵，就很難說得過去：只為了從權，忘記了列祖相同的血緣關係。

如何着手呢？必須得有一方先伸出橄欖枝。從那些共同點開始？可以從信仰上，血緣上，經貿上，以達到政治上合作的目的。

有了積極行動的意願，有了尊榮賞財的本錢，耶路撒冷到撒瑪利亞的道路，就像是不那麼遠不可及了。

信仰是根基

約沙法首重信仰。這使成為猶大好王的必須條件。

耶和華與約沙法同在。因為他行他祖大衛的道，不尋求巴力，只尋求他父親的神，遵行祂的誠命，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為。所以耶和華堅定他的國，猶大眾人給他進貢。約沙法大有尊榮賞財。他高興行耶和華的道...。(代下一七:3-5)



約沙法不是心存別的目的，為了得賜福才事奉主，而是由於愛主，敬畏主，樂於行祂的道。非常難得。這樣，約沙法就可以有權威，在國內和國際上，都站得起來。

下一步，有了謀求和平的資本，他就付之實行。現在，他決定採取聯姻的方式。不過，他沒先注意信仰，而在於傳統的門當戶對觀念——南朝北國沒有第三個王家。

“約沙法大有尊榮貲財，就與亞哈家結親。”（一八：1）講經濟條件，政治的結合，是很聰明的選擇。可是那只基於世俗觀念，沒有屬靈的計量。作領袖的得審慎。無論如何，發生了立即的效果，帶來國際和平的紅利——“亞蘭國和以色列國三年沒有戰事。”猶大北陲也就安全。（王上二二：1）

門當戶對的想法，古已有之。

杜唐(Tutankhamun, c. 1370-1352 B. C. reig. 1361-1352)是埃及的法老，年輕崩逝。當時，北方赫人王朝勢力強大，淹有敘利亞及巴勒斯坦等地，並進攻埃及。新寡埃及艷后安姬雅萌(Anches-en-Amun/Aya, 1352-1348)，寫信給赫人的王Suppiluliumas說：“我丈夫新近崩逝，留下我沒有子嗣；但我無意下嫁給臣僕。陛下有幾位王子，盼派一位來作我的丈夫，緒承法老寶座。”老王知道，妝奩是無比的豐厚，是不能期望更理想的條件，若真箇如此，自然是好事；但怕只是陰謀詭計。他真就差可信任的大臣去探聽虛實。埃及方面再度來信，並派使臣證實誠意。赫王不得不正式差一個兒子去應徵，沒想到竟然被暗殺，沒能成就好事，十分可惜。

這是太子繼位為王的穆斯萊斯(Mursilis II)，以為是奇聞趣事，收錄在他的自傳裏。想來如此權威資料，比起現代政客的私人記錄可靠得多。試想如果聯姻好夢成真，橫越亞非的大國，可算偉大。到二十世紀的埃及政客，還有人認真的重新追求，重圓三十四個世紀前的舊夢！

道不同相為謀

開始我們就看見，約沙法“不尋求巴力，只尋求他父親的神，遵行祂的誡命，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爲。”而他結親的對象，可正是不掩飾的極端巴力崇拜者，更是熱烈推銷巴力宗教的先行者。（代下一七：4 王上一六：30-32）

現在，他尋求結親，成功了。自然得心理上先準備好，以小事大；絕沒有討論誰是甚麼“正統”的餘地。

我們看見，猶大王約沙法穿戴整齊，叫人備好車馬，要出門了。他要去探訪親家去。

“過了幾年，他下到撒瑪利亞去見亞哈。”（一八：1）約沙法的長子約蘭，是亞哈家女婿；亞他利雅是亞哈的女兒。婚後幾年，長外孫亞哈謝已經出生了。約沙法沒帶他們來走親家，表示所要商議的，是“男人的事”。

東道國很有人情，為了表示歡迎，為來訪的王和隨扈人眾，宰了許多牛羊，擺設盛大的筵席，全合於高規格國事訪問禮儀。“以色列王亞哈問猶大王約沙法”一果然是國事。

寒暄過後，全體入席。以色列王似是對坐在他那邊，陪侍的臣僕說：“你們不知道，基列的拉末原是屬我們的嗎？我們豈可靜坐不動，不從亞蘭王手裏奪回來嗎？”顯然聰明的亞哈王，照列國的習慣，把這酒筵變成聯盟大會。

亞哈子承父業，別看他軍閥出身，有些時候，像外交官一樣，懂得在甚麼時候，用甚麼詞兒。他說：“我們的！”不知從哪裏，弄來一張所羅門的老地圖，自然是不分南朝北國，基列的拉末是“我們的”，聯軍師出有名了。

約沙法王也很聰明，知道應該站在哪一邊，沒被邀請就自告奮勇入列：“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民與你的民一樣，我的馬與你的馬一樣！”這是表明兩國一家，願意追隨亞哈，採取共同軍事行動。這是自舊以色列分家以來，官方最接近聯合統一的正式表態。亞哈手下可用的軍額，立即增加了近一倍，自然深合御意，連忙舉杯向親家致謝。不過...

就在這時候，親家說出了一個不熟悉的字，使以色列王警覺，他們到底還不是同路人。約沙法說：“請你先求問耶和華！”亞哈很不習慣這道手續，但不願拂客人的雅意，還是勉強同意，可以這樣作。

撒瑪利亞的城門前，有一個廣場。在那裏，王出令召集了群眾，舉行誓師大會。這是新以色列歷史上，首次出現的盛況——有兩位王合在一起，各人穿上朝服，坐在位上；文臣武將們，也穿戴光鮮，披挂亮麗，排列在那裏。然後，精心安排的表演開始。四百人的一個方陣出現了；他們都身着奇裝異服，來說教導練習熟悉的預言。開場了。精彩的節目，是個名叫西底家的先知跳出來，手拿兩枝預先打造的鐵角，放在頭頂上，比出野牛俯衝的樣子，大聲宣告：“耶和華如此說：‘你要用這角抵觸亞蘭人，直到將他們滅盡’！”那雙角似是常用的道具，擦得明亮，沒有鏽跡。

然後，西底家回轉身來，把鐵角向眾一揮；

其他先知同聲說：“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，必然得勝！因為耶和華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”真箇整齊可觀。群眾都鼓掌，有不少人跳了起來。

約沙法似是看出有些蹊蹺，眉頭微蹙。他沒有說感覺不妥，只是提出補充，要再加證實，說：“這裏不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，我們可以求問嗎？”

亞哈滿心不歡喜，但沒有理由反駁。以色列王對約沙法說：“還有一個人是音拉的兒子米該雅。我們可以託他求問耶和華；只是我恨他，因為他指着我說的預言，不說吉語，單說兇言！”應該聽反對意見。

約沙法心想：“這就對了！”不過他沒說出口，以免顯得有成見；淡淡說：“王不必這樣說。”

王吩咐一名太監說：“你快去，將音拉的兒子米該雅召來！”那時，先知已在王掌握的監獄中，地址並不難找。

奉命去召米該雅的太監，擔心他同王的關係，也尊敬神的僕人，出於好意，把當時的環境告訴先知：“眾先知異口同音，都向王說吉言。反正聖意已決，不能挽回；誰若不支持或不說吉言，就得落個不愛國的名。何必呢！學乖些，識時務，同他們說一樣的話，也說吉言——要懂得討人歡喜！”

米該雅鬍子都張起來，頓着腳，擲地有聲的說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耶和華對我說甚麼，我就說甚麼！”先知的責任是站在神一邊，傳達神的信息，並不是自己定意要跟誰為敵。

敢於同王過不去的倔先知來了。巍然站在面前，像一座山，顯然是準備對抗。王和顏，未必悅色，垂問說：“米該雅啊！我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？”

回答：“可以上去。必然得勝。耶和華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中！”

回答得很乾脆，聲音卻有些不對。王看他臉上帶一抹冷笑的神情，懂得那是反諷語氣。亞哈王對他說：“我當囑咐你幾次，你才奉耶和華的名向我說實話呢？”

米該雅的凶言又來了：“我看見以色列眾民散在山上，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華說：‘這民沒有主人，他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各歸各家去’。”戰必獲勝，王必喪命！

不折不扣的矛盾現象。在場的，沒有誰盼望這是真的。以色列王對約沙法說：“我豈沒有告訴你，這人指着我說的預言，不說吉語，單說凶言嗎？”分量十足的凶言。

這給了米該雅機會，指着那邊，繼續他更多逆耳的話，得罪現場更多的人。他描述天廷一幕：謊言的邪靈，藉這群

假先知的口，鼓動亞哈去陣亡。鐵角“先知”得鐵心到底，支持這次東征行動。西底家相信“多數就是真理”；又有王家給他撐腰；他公然違背律法，衝上前去，氣憤填膺，打米該雅的臉，神氣活現的說：“耶和華的靈，從哪裏離開我與你說話呢？”這外行人以為他能把聖靈關在他四堵牆內！

米該雅堅持他的立場，不怕得罪人，回應西底家：“你進密室躲藏的那時候，就必然看見了。”

王到底還是有權勢，沒有時間留意他們拌嘴，吩咐把米該雅帶回去，仍交邑宰和王子約阿施嚴加看管，盡量虐待，等王凱旋歸來，再好好折磨他。

先知不把受苦放在心上，火上加油，再堅定預言：“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來，那就是耶和華沒有藉我說這話了。”

先知信心的堅持一就在王的衛士扭着他的手臂離開的時候，再轉向見證的群眾：“眾民哪，你們都聽好！”

展開旌旗，出發的號角響起。這是奇異的聯軍！約沙法不過如亞哈王的附屬部隊；約沙法卻像是正式的統帥——堂皇的穿着華美的王服，坐在主戰車上；亞哈王卻改裝上陣。這一換，就給軍隊造成了混亂。

當然，敵軍也失去了目標。亞蘭一向英勇莫摧的軍隊，上次給以色列軍打得慘敗，以為是奇恥大辱；這次在戰場再度相見，怒火焚燒，各人爭向高張的王纛衝鋒。王車上的約沙法，並不是甚麼躍馬揮戈的戰將，眼見敵人聲勢凶猛，只得大聲呼求：“萬軍之耶和華啊，求來救我！”亞蘭兵知道近鄰的夙敵，亞哈熱心拜巴力；即使在急難時，也不會大聲呼求耶和華；又預先得王的命令，不要和猶大國虔誠的王約沙法交戰，就離開他，轉去找尋別的對手。

有一名新兵，爭不過別人，給落在後面。他不敢希望斬將搃旗立啥大功殊勛，隨便開弓射向戰車上的人，竟然射中以色列王，箭侵徹防護甲的間隙，進入胸部！王急忙掩傷，卻不能止血，自知負了致命傷，無力再戰，吩咐御者趕快退出戰場。那天的戰鬥格外凶猛，走不脫；旁邊的人扶着王，站在車上抵擋敵軍，以免形成崩潰散散。

太陽落下了。亞哈王崩。

有幹練的將軍耶戶，畢甲，利甲等人，接替指揮，傳令終戰，有序的退到邊塞城鎮。耶戶留鎮基列拉末。所有參戰的人民，各自復員，歸返自己的城邑。希奇的戰役，除了損折了統帥，兵員傷耗並不嚴重。王的遺體被送返撒瑪利亞。染血的戰車，有人駕到水池旁洗去血漬——那並不是清潔的水

池，是妓女洗浴所用的；狗來舔他的血，正如耶和華藉祂僕人所說的預言。

約沙法並不負有繼續指揮軍隊的職責，也未出席亞哈的葬禮。猶大王取道雅博渡口，平平安安回到耶路撒冷。

### 禍延四代

約沙法十八年，王喪失了親家，帶著沉重的心情，從基列拉末班師回朝。

像早有約定，剛到城門，先知耶戶出去迎接他。先知耶戶是哈拿尼的兒子。並沒說甚歡迎激勵的話，劈頭潑下一盆冷水：“你豈當幫助惡人，愛那恨惡耶和華的人呢？因此，耶和華的忿怒臨到你！然而你還有善行，因你從國中除掉木偶，立定心意尋求神。”（代下一九：1-3）

亞撒王三十六年的時候，曾有個哈拿尼，當面責備亞撒王，因為他倚賴賄買亞蘭王，與北方兄弟國以色列為敵。逢王之怒，被囚在監裏（一六：7-10）。沒想到，二十二年之後，哈拿尼的兒子耶戶又來了，警告亞撒的兒子約沙法——理由剛好相反，是因為聯合以色列國的亞哈，攻打亞蘭，為要反攻收復失地！雖然這段事史上並沒有大書特書，但父子傳承，為忠心的先知，是僅有的雙英！

### 勤政愛民

約沙法王的特點，是他的心地寬大，非凡的謙卑。他接受先知的警勸，也沒有虐民，有他愛神愛民的表現。

王不是只在京都發號施令，他親自北到以法蓮山地的邊陲，南達別是巴荒漠邊沿，走遍全境；他設立官吏，勸勉他們勤慎執法，倡導公正，無私，廉政；“敬畏耶和華，忠心誠實辦事”，是基本準則（一九：4-11）。這就真正安內。

安定繁榮的猶大國，吸引東方敵國聯合進攻。告急的情報說，他們已經到達死海邊的綠洲隱基底。

約沙法懼怕。懼怕是本能的正常反應，絕不同於膽怯。

認識到陰霾風暴，正該未雨綢繆。歷史上曾有王付出極高學費，習得的功課：錯在看環境，以重金賄買人援救；現在他曉得該向上看，“定意尋求耶和華，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。”對患難的正確反應，凝聚在最堅固的保障——耶和華的殿。先決定不向人伸手，向神舉手。他向神自稱是“你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”，根據神的應許，有合法的權利承受這地為基業，求神顯大能，對侵略的惡人施行懲罰。（二〇：3-12）

有話說：“神助自助者。”可以勉勵人，但不可以想是出於聖經— 正確原則是認識“神助無助者。”約沙法自知，要承認無助；面對大軍攻擊，向神承認：“我們無力抵擋，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：我們的眼目單仰望你！”

救恩的好消息，正是知道不能自救，神的拯救臨到。這不是盲目樂觀，也不是麻木不仁，假作鎮靜。先知雅哈悉有上面來的信息：你們出去迎敵；但只需要作壁上觀— “站着看，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！”

多麼不平常的信息！

王和人民都堅信了。他們不穿預備沾血的戰衣；代替敢死隊的，是白衣的歌唱隊。他們唱的不是戰歌；是凱歌。

猶大人站着，站在高處，看耶和華施行拯救。奇妙的景象！他們從望樓觀看，唱歌讚美— 看見亞捫人，摩押人，西珥山(以東)人，似瘋狂一般，勇敢的內鬥，互相殘殺，互爭互耗；就如雞群爭啄受傷的敗雞，全沒有憐惜，同情！留下的是屍橫遍地，沒有逃脫的。把他們生前所珍愛的，丟棄在地上。“在屍首中見了許多財物，珍寶... 因為甚多，直收取了三日”(二0:22-25)。

第四天，經過了歡喜的辛勞，全體軍民聚集休整，稱頌耶和華。所以給那地名叫“比拉迦谷”。從領袖，到百姓，大家都知道，完全是出於神權能的勝利。約沙法領袖他們，回到耶路撒冷，進入耶和華的殿，奏樂歌頌神。這樣，歌舞昇平，四境安靖。

### 禍殃臨門

前次先知耶戶的信息— “幫助惡人，神怒臨門”，現在果然落實。災禍不僅是國家，還要臨到家門。

外敵的攻擊過去了。愛好和平的約沙法王，總是不忘親情；亞哈王死了，繼續幫助他的遺孤，想和這新王在紅海港口合夥造船，進行外貿節目；那只是利的結合，不合神的旨意，幸而失敗；否則盈利的結果，更難逆料(二0:35-37)。

現在，約沙法安息了。家族禍亂隨之開始。

剩下最嚴重的問題— 錯誤聯姻的結果，禍延四代！

亞哈和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，嫁入名門正派的約沙法家，作了約蘭的媳婦，正好助夫為虐。約蘭作王只有八年，除了末後二年纏綿患病，有足夠的時間禍國殃民之外，還領導全國拜偶像，屠殺了六個比他好，有還未成年的弟弟，又屠殺了國家的英秀(代下二一:4-17)。

還不止此。約蘭死得早，死得好，沒人紀念。他的兒子亞哈謝繼位。他不像是大衛的後裔，讓母族亞哈家牽着鼻子走，“因為他母親[亞他利雅]給他主謀，使他行惡...有亞哈家的人給他主謀，以致敗壞。”（二二:3,4）不僅是有惡劣的母教，還有亞哈家的群莠參謀團，他自然沒法不被熏染。他往撒瑪利亞去探望舅父的病；遇到耶戶整肅亞哈家族，竟趕上遭受池魚之殃，給耶戶順便剪除；還是靠約沙法遺澤，落得全屍葬埋。

## 和約沙法

那還是猶大王約沙法在位第十七年，以色列王亞哈和約沙法聯軍，去進行東征，光復基列的拉末戰役，導致亞哈陣亡；亞哈的兒子亞哈謝繼位，僅二年逝世（王上二二:51）。因他沒有子嗣，由其弟約蘭繼承了王位（王下三:1）。

約但河東的摩押，本來是以色列的附庸國，每年進貢十萬隻羊羔的毛；好戰的亞哈崩逝後，一向恭順的摩押，乘機獨立，停止了進貢。以色列的新王約蘭震怒，起兵征伐。

是秋收完畢，列王出戰的季節。軍隊已經上路，他想到了猶大王，是他的姻伯約沙法；於是派人去見他，問他肯不肯同去——這明顯是不太尊敬的作法。

約沙法年紀也不小了，本就是安分守己的人，遵行神的律例，正在國內忙於改革運動，整修防衛等措施。這位非進取性的王，對於親族很難於說“不”字，就自然的用他樂用的名言答復：“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民與你的民一樣，我的馬與你的馬一樣。”（王上二二:4 王下三:7）約沙法顯然很得意他這套外交詞令，表明對親家的感情。他回答約蘭的話，跟幾年前，跟約蘭先父亞哈說的話完全一樣，一字不差。表明他的記憶力測試可以得高分。

只是他不記得，幾年前，先見耶戶給他的警告：“你豈當幫助惡人，愛那恨惡耶和華的人呢？因此耶和華的忿怒臨到你！”（代下一九:2）時已過，境已遷，言不在耳了。可見約沙法有個不小的毛病，政治性選擇記憶。或許，他聽見報告，約蘭比他去世的父親跟哥哥略有進步：“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，因為除掉他父所造巴力的柱像。”（王下三:2）

猶大王地理環境鄰近摩押，應該是對路徑比較熟悉。以色列王表示對他尊重，請問：“該由何路？”約沙法胸有城

府，回答說：“從以東曠野的路上去。”因為那時以東是猶大的附庸國(參王下八:20)，借道不是問題；還順便徵以東王出兵參與一三國聯軍，聲勢也就更壯了。

資深年長的約沙法，仿佛成了盟主，與幾年前跟亞哈同征伐情形不同了。

所採取的行軍路線，是繞行猶大南地。照當地的氣候條件，北風生涼，黑門山該是降雨的時候了，通常河水復流。但這次他們七日行軍路程，沒有水喝，自是嚴重問題。以色列王在巴力文化下長大，沒聽過先知的信息，立即絕望了。

約沙法有一個習慣，是求問耶和華一跟同盟國約好了，計議定好了，現在遇到危機，提議求問耶和華。這手續是太晚了些。幸而神“無絕人之路”，以色列王的臣子說：“這裏不是有從前服事以利亞的先知以利沙嗎？”以利沙不會隨軍出征，可能是適在隱基底。於是三王一同下去見先知。

以利沙認得約蘭；對以色列王說：“我與你何干？去問你父親的先知和你母親的先知吧！”他父母雙亡，養父的先知被肅除，語含有諷刺，等於是拒絕他：“不要來問我！”

約蘭別無出路，不能賭氣轉身就走：“你就直說吧！耶和華招聚我們這三王，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裏。”他根本不信耶和華，所以對於現況持悲觀的態度。

先知以利沙說：“我指着所事奉的耶和華起誓，我若不看猶大王約沙法的情面，必不理你，不顧你。”

這就是先知！他有基地在多坍，是以色列臣民，無官無名，無兵無勇，但也無求。他不畏得罪王。先知喜愛琴音能平靜心靈，驅除俗氣；叫去找個彈琴的來一彈琴的時候，耶和華的靈就降在以利沙身上。他便說：

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們要在這谷中滿處挖溝... 你們雖不見風，不見雨，這谷必滿了水，使你們和牲畜有水喝。在耶和華眼中看這還算為小事，祂也必將摩押人交在你們手中。你們必攻破一切堅城美邑，砍伐各種佳樹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頭糟蹋一切美田。”(王下三:16-19)

不僅問題解決了，神還保證三王的軍事勝利。真是大好信息，他們的自信心高漲了，覺得不虛此行。

他們各自下令，所屬全軍立即執行。大家像工蟻一般，忙碌起來。果然人多好辦事，到第二天早晨，約在獻祭的時候，有水從以東來，溝裏就遍滿了水。



摩押人動員全國人民，為生存而戰。以為客軍遠來，沒有水源供應，必然困頓將死。一夜安睡，早餐起來，派偵探來窺視。及至看見滲過來含礦物質的水，在朝陽映照之下，仿佛血的顏色。歡喜得來不及查實，以為是三王聯軍發生內訌，想來撿現成便宜；卻被以色列軍殺得潰亂敗退，直到京都吉珥哈列設。

摩押王知道以東被迫從征，必然士氣不盛，選擇以為是薄弱的一環，易於突破；及至遭遇猛烈反擊，竟被迫退回。摩押王絕望之下，把自己的太子下手殺了，獻為燔祭，給他們的神基抹。基抹無所作爲；此舉卻激起群情憤慨，拼死拒敵，非但保住了京都，還得以反敗為勝。

在另一方面，久攻無功，三王三心二意，各有國事，沒有同歸於盡的動機，分別解圍，撤軍返國去了。

約沙法忠誠敦厚，與以色列王和好(王上二二:44)。當年亞哈大幾歲，約沙法以兄事之。二人年齡相若，想必也相悅。既不能旦暮同處，兩家的兒子們取一樣的名字——這是很少有的：二家各有一個亞哈謝，已經絕非偶然；更巧的是，竟然同時兩國各有一個約蘭王在位！

約沙法王名諱的意思——“耶和華審判”。他為人卻是偏乏判斷；有小事邀他幫助，他不拒絕副署“和約沙法”。但他在國內理政，設立士師，教導律法，周行審判；他也發展經濟，注重對外貿易(王上二二:41-0代下一七:1-9)。曾經直言指摘他過的先知耶戶，曾為他立傳(代下二0:34)。雖然沒有傳世，該是秉筆直書，不會譽之過當，問心有愧。

如果這位溫和良善的君子，能同剛毅果決的耶戶中和，可就近於完全了。但這種事，在歷史上未曾出現過，在現今的世界舞臺上，也不會發生。正如不同的肢體，功能各異；掌管人間事務的神，也預備不同的人物，或作秋官典獄，或為工師藝匠。

耶戶為神使用的器皿，執行除滅亞哈家的，是最適任的人。聖經告訴我們的耶戶，十分嚴峻，可像是“禁笑主義”領袖，或斯巴達式將領。

如果不是先知找到他，他可能還是默默無聞的兵頭。

先知以利沙差遣一個先知門徒，在基列的拉末前線找到了他。耶戶正在那裏，與幾個軍長環坐，開軍事會議。一名奉先知差遣的少年人，出現在他們中間，指定要同耶戶內室

密談。好在耶戶看來人氣宇軒昂，不像來求恩惠，沒推說有要務待理，隨他離座。戲劇性的一幕就在那裏發生了。

耶戶就起來進了屋子，少年人將膏油倒在他頭上，對他說：“耶和華以色列的神，如此說：‘我膏你作耶和華民以色列的王。你要擊殺你主人亞哈的全家，我好在耶洗別身上伸我僕人眾先知和耶和華一切僕人流血的冤。亞哈全家必都滅亡—凡屬亞哈的男丁，無論是困住的，自由的，我必從以色列中剪除，使亞哈的家像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的家，又像亞希雅兒子巴沙的家；耶洗別必在耶斯列田野裏被狗所吃，無人葬埋’。”說完了，少年人就開門逃跑了。（王下八：6-10）

耶戶還記得，以利亞對亞哈家的警告咒詛。當時在場的見證不多，也沒有大眾傳播，這少年平民怎地曉得？此人必然大有來歷；就相信接受了。

當耶戶重新進到他同僚中間，將軍們可能發現他身上膏油的異香，或神情高貴有異於平常，追問發生了甚麼事。其中一人知道必然與那“狂妄的少年人”有關。一般人見到世俗貴人，會畏葸囁嚅，卑躬屈膝；他不叫人小看年輕，保持先知的風骨，不使主名蒙羞；此人並無意於領受賞賜，完成使命，就急促逃名，飄然引去！

耶戶無意隱諱，坦然吐實，先知門徒是傳達耶和華的信息：“我膏你作以色列王！”

北國以色列終於迎來受膏的王！

值得慶祝的是，唯一受膏的王。第四王朝的創始者，立即獲得印證，接受。“他們就急忙各將自己的衣服，舖在上層臺階，使耶戶坐在其上；他們吹角說：”耶戶作王了！”

順天應人的耶戶革命。迅速的行動開始了。耶戶對昨天還是亞哈王朝的同僚，今天的同志說：“若合你們的意思，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報信去！”

這班軍事將領，大家同心，熟悉怎樣及時封鎖消息，後方還不知道前線發生了兵變。

約蘭王臥病，猶大王亞哈謝到那裏探望他。他病不重，還能夠扶病而起理政。但那天竟然是他的末日。

耶戶帥領的軍事行動，猝然臨到。

有一個在守望樓上警戒的值班人，看見遠處平原上，有一大群車馬蕩起煙塵疾馳而來。事非尋常，趕快向王稟報。

療養中的約蘭王，身邊沒有大將，得自己決定行動；吩咐下去：“打發偵騎，迎着詢問他們：平安不平安？是否邊防告警？”

騎馬的去了。傳達王的關懷。耶戶說：“平安不平安與你何干？你轉在我後頭去吧！”

守望的說：“使者到了他們那裏，卻不回來。”王覺得是有些蹊蹺，再遣一個騎馬的去，傳達王的關心：“王問：平安不平安？”

耶戶把平常“是否有警訊”的軍語，用平常話作答，預示他們：“行善有平安！”叫來人轉到後面，也不准回報。

說時，距離漸漸來近，守望者看清了車的奔馳甚猛，是猛將耶戶有名的疾駛姿態。

約蘭王聽到報告，立即下令：“備車！”也招呼上猶大王亞哈謝，各坐一車，鄭重迎接守邊的大將歸來。二王御駕剛發，到了宮旁拿伯的葡萄園外，遇見了耶戶。

約蘭見了耶戶，老遠就降尊紆貴，先打招呼說：“耶戶啊！平安嗎？”

耶戶無論如何跋扈，照理應該會溫顏恭答；但約蘭看見他明顯的神色不對，冷然回答；更欠友好的說：“你母親耶洗別淫行邪術這樣多，焉能平安呢？”

如此環境下，如此應對，再愚昧幻想的人，也該知道情勢不妙了。約蘭自知即使在最健康的條件，也不是這猛將的對手，何況現在並不強壯；顧不得先告表弟猶大王；他還不如其父亞哈，忘記了勇者不以後背授敵，自己轉車就逃跑，一面喊：“亞哈謝啊！反了！”來不及了。

耶戶自然名非浪得，開滿了強弓，發出一枝箭，射中了約蘭後背，從前面心窩穿出。約蘭仆倒在車上，即刻崩逝。

耶戶對他的軍長畢甲說：“你把他拋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間。你當追想，你我一同跟隨他父亞哈的時候，耶和華指着亞哈所說的預言：‘我昨日看見拿伯的血和他眾子的血，我必在這塊田上報應你’。這是耶和華說的，現在，你要照着耶和華的話，把他拋在這田間。”（王下九：16-26）

當年先知以利亞，奉耶和華的名直斥亞哈，必是給在場的見證者留下可畏的印象。在這裏，看到耶洗別唆使人以謗瀆偽證，殺害了拿伯，亞哈還殘忍的屠戮其眾子。亞哈全家遭報，自是當然的。這喚起所有的人深刻的記憶。落在公義的神手裏，是可怕的。

猶大王亞哈謝見這驚人心魄的一幕，落荒逃跑。耶戶曉得他母親是亞哈女兒亞他利雅，就連他一併剪除。後在撒瑪

利亞的路上，更殺了亞哈謝的弟兄(王下九:27 — 0:12-14)。這是他除惡務盡的作風。

耶戶到了耶斯列。

耶洗別及時得到消息。她的反應頗不正常。年已老，色已衰的太后，不設法拒敵，或為兒子報仇，不希望殉國，甚至不表示悲傷，也不準備逃難，竟然找得時間，從容擦粉，梳頭，憑窗而望。從遠看見耶戶來到，耶洗別仿佛又回到青春少女，輕佻的問：“殺主人的心利平安嗎？”不記恨被殺的是誰，好像是街頭新聞，跟自己無關。

她作的甚麼打算？我們不能不想到，因為依照古時的傳統，征服者不僅接受了寶座，也有權一併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後宮。希臘傳說的埃迪帕斯(Oedipus Rex)殺父奪母，即其一例。逆子押沙龍，以為篡奪江山成功，也侵入穢亂後宮。

哪知耶戶看了耶洗別噁心，適有二三太監也從窗戶往外看新主人，耶戶說：“把她扔下來！”太監奉命唯謹，立刻執行。落地開花，她的血濺在牆上和馬上；馬把她踐踏了。

耶戶這才進宮，享受了新王的第一次酒筵。吩咐：“把這被咒詛的婦人葬埋了，因為她到底是王的女兒。”可是等工人去收埋的時候，只尋得她的頭骨，和腳，並手掌，其肉豐肥的部分，早已為野狗果腹！人來回報新主人。耶戶回憶說：“這正應驗耶和華藉祂僕人以利亞所說：‘在耶斯列田間，狗必吃耶洗別的肉；耶洗別的屍首，必在耶斯列田間如同糞土，甚至人不能說：“這是耶洗別”！’”（九:30-31）

耶斯列不僅是以色列王亞哈的別宮，為耶洗別椒房專寵的地方，也是亞哈的軍事中心，建造在高地上，俯瞰耶斯列平原古戰場。因此亞哈有很多時間在那裏。在另一方面，撒瑪利亞是亞哈的行政首都，耶斯列仿佛就成為王后耶洗別的宗教首都，分庭抗禮——在耶斯列，她豢養大批的巴力先知，遙控國政。亞哈於光復基列的拉末戰役，被傷崩逝，在撒瑪利亞國葬；耶洗別仍然盤踞在耶斯列。

在耶斯列完成了整肅，耶戶先聲奪人，已經威震全國。他深諳人性，曉得無需勞師動眾。吩咐書記奉王的名寫信，通知耶斯列的首領，就是長老和教養亞哈七十王子的人說：“你們那裏既有你們主人的眾子，和車馬，器械，堅固城，接了這信，就可以在你們主人的眾子裏面，選擇一個賢能合宜的，使他坐他父親的位，你們也可為故主的家爭戰。”這

似乎是公平民主的建議，實則是威懾；知道耶戶連殺二王，仿佛是唾手割草，幾個“惡補”的家教，諒誰也沒那膽量。

亞哈的親信們，沒有殉主的忠臣烈士，連忙敬謝不敏，謙辭不敢奉陪，寧願受命行事。

現在接受新王命令：“你們若歸順，聽從我的話：明日這時候，要將你們主人衆子的人頭，帶到耶斯列來見我。”有武力為後盾，不必疾言厲色，就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。信一到，他們就充分執行，又快，又徹底。把七十顆王子的人頭，裝在筐子裏，當作孝敬耶戶王豐厚的見面禮。耶戶不必親自點收，吩咐分成兩堆，放在城門口示衆。等群眾看過，聽候明天再行處分。

第二天，耶戶來到人頭丘，作為背景訓示群眾：“你們都是公義的——我背叛我主人，將他[約蘭王]殺了；這些人卻是誰殺的呢？由此可知，耶和華指着亞哈家所說的話，一句都沒有落空；因為耶和華藉祂僕人以利亞所說的話，都成就了。”這話真誠的表明，自己是奉天承運的“天吏”，絕不是推諉責任的政客語言，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，難得一見的誠實見證。

然後，他在到撒瑪利亞前的路上，順便把猶大王子，亞哈的外孫們也殺了。圓滿完成了神交付的任務。（一0:1-14）

耶戶當然不盡是冷酷，也有其真誠寬宏的一面。

耶戶從那裏往前行，恰遇利甲的兒子約拿達來迎接他。耶戶問他安，對他說：“你誠心待我，像我誠心待你嗎？”約拿達說：“是。”耶戶說：“若是這樣，你向我伸手！”他就伸手；耶戶拉他上車。  
（一0:15）

難得遇到誠實人。

多麼可愛的人，不像政治結盟，倒像是田間小徑相遇的鄉下人，哪似是政客！

利甲家族，是特異的人物，不容易相處。他們不隨同流俗，潔身自好，不喝酒，已經是不同於一般社會文化了，還連葡萄園都不種，更不住房屋，只住帳棚。二百多年後，先知耶利米親自試驗，還是如此。甚麼時候了，還持守着多少年，多少代前的畜牧文化傳統！（參耶三五:1-11）

耶戶心胸廣闊，不是搞自己的幫派，也不分軍隊是否嫡系，同志間只要的是一個“誠”字！可以握手，上車，為耶

和華交付的使命，同心協力。“和”的先設條件就是不同，必須承認不同，才可以有和平，和睦，合力對外。

結納了新同志，然後同心同行。以色列的新王耶戶對約拿達說：“你和我同去，看我為耶和華怎樣熱心！”於是請他坐在車上。耶戶像是知道自己的精心傑作，不敢自珍，必得找有品味的人一同欣賞。

耶戶的“熱心”事工，是清除巴力崇拜。他的設計，可謂機心獨運。

耶戶招聚眾民對他們說：“亞哈事奉巴力還冷淡，耶戶卻更熱心。現在，我要給巴力獻大祭—應當叫巴力的眾先知，和一切拜巴力的人，並巴力的眾祭司，都到我這裏來，不可缺少一個；凡不來的，必不得活... 要為巴力宣告嚴肅會。”於是宣告了。耶戶差人走遍以色列地，凡拜巴力的人都來齊了，沒有一個不來的；他們進了巴力廟；巴力廟中，從前邊直到後邊都滿了人... (一一:18-21)

耶戶辦事謹慎，認真。嚴肅會，必須認真，不得隨便。吩咐拿出所有禮服，給拜巴力的人穿，以便辨認；又清查不可有耶和華的僕人。如此集體的盛裝送死，確可說是前未之有。耶戶先安排八十人在外面，嚴令不得放一人逃脫，否則以命抵命。他進去獻了燔祭；真正的大祭儀式開始了—把所有拜巴力的群眾殺光除盡。然後把巴力的柱像毀壞，焚燒，拆毀了巴力廟，作為廁所。耶戶的絕活！從全以色列中，第一次消除了伴隨着歷史的巴力積惡。

耶和華對耶戶說：“因你辦好我眼中看為正的事，照我的心意對待亞哈家，你的子孫必接續你坐以色列的國位，直到四代。”只是耶戶不盡心遵守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律法，不離開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。在那些日子，耶和華才割裂以色列國，使哈薛攻擊以色列的境界。(一 0:30, 31)

可惜耶戶只作了部分神滿意的事工，卻沒能革除金牛犢的傳統文化。耶戶作基列的拉末鎮邊將軍時，敵將亞蘭人的將軍是哈薛；後來，二人竟然都成功篡位作王。神的懲罰，是使用亞蘭王哈薛侵攻以色列，本就狹隘的疆土，失去了約但河東的大片土地。(一 0:33)

哈薛和耶戶同是神奇妙安排，藉祂僕人以利沙設立的。先知以利沙聲譽遠播。他不分國界，完全以私人的身分旅行，到了亞蘭的首都大馬色。亞蘭王便哈達二世，正患重病。他顯然有了盼望，記得：溫厚的先知，曾治好乃縵的大痲瘋(王下五:1-18)，想必沒問題可治好他。便哈達差將軍哈薛，用四十匹駱駝滿載各樣美物重禮去問診。不必擔心“踏破鐵鞋無覓處”，不必憂慮如何去見，自己送上門來。

將登上歷史舞臺的哈薛是誰？

勇猛以至殘暴的哈薛將軍，想必容貌醜惡。在先知的面前俯首。愛國的先知，得神指示，這人將侵略多災多難的祖國，如何殘害人民；定睛注視他的形相，以至他自慚形穢。

以利沙無可奈何：“就是這人！”將有這醜惡的行動。

哈薛問：“我主為甚麼哭？”

以利沙回答：“因為我知道，你必苦害以色列人，用火焚燒他們的保障，用刀殺死他們的壯丁，摔死他們的嬰孩，剖開他們的孕婦。”

哈薛聽得原來是說他！“你僕人算甚麼，只不過是一條狗，焉能行這大事呢？”求神憐憫。他不在意說他作壞事，竟然說是“大事”！以利沙回答說：“你必作亞蘭王！”

哈薛來時“一條狗”，回去一頭狼。只用一條浸水的棉被。哈薛殺人不見血，把病不至死的主人，窒息至死。哈薛篡位成功，登位作王，鄰邦人民遭殃。(王下八:11-15)。哈薛武功很盛，非但侵掠以色列，也攻取了原屬非利士人的迦特，又進軍耶路撒冷。猶大王約阿施在威脅之下，繳獻貢物得免殺戮(王下一二:17, 18)。

哈薛是神施行神管教的器皿，有效的，及時的成就神的命定——對以色列南北二國的刑鞭。

## 女王在位

以色列沒有過女王。“以色列之母”底波拉，曾作女士師。耶洗別也曾氣勢甚盛，但只是王后，不是女王。耶洗別和亞哈的女兒亞他利雅，下嫁猶大給約蘭，成為王后；更進而成為女王，尤勝其母。說來還是約沙法結親結了惡果——

約蘭登基的時候，年三十二歲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八

年。他行以色列諸王的道，與亞哈家一樣，因他娶了亞哈的女兒為妻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。耶和華卻因自己與大衛所立的約，不肯滅大衛的家，照祂所應許的，永遠賜燈光與大衛，和他的子孫。  
(代下二一:5-7)

這是一宗政治婚姻——約蘭父親約沙法，像許多屬靈領袖一樣，心意是世俗為主；他有神賜給的尊榮賞財，也留給兒子們“許多金銀，財寶，和猶大地的堅固城賜給他們；但將國賜給約蘭，因為他是長子。”(二一:3)約沙法記得兩國同是以色列的後裔，應該尋求和睦，共禦外敵。但亞哈的家風不良，他給女兒的陪嫁，是一群顧問團，盡給他出壞主意，崇拜巴力。

約蘭作了王，不信任弟兄幫助，“就用刀殺了他的眾兄弟和以色列的幾個首領。”(二一:4)非其族類，礙其前途，比他好的人，他就不猶豫的殘忍除去。

約蘭離棄神，排除人，也必然招致眾叛親離——以東背叛他；有“耶和華激動非利士人，和靠近古實的亞拉伯人”(二一:16)，來攻擊他，成為四面受敵。

耶和華的先知以利亞，一生事奉在北國以色列，只此特例，寫信警告約蘭：

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：“因你不行你父約沙法和猶大亞撒的道，乃行以色列諸王的道，使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諸民行邪淫，像亞哈家一樣，又殺了你父家比你更好的諸兄弟。故此，耶和華降大災與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，兒女，並你一切所有的。你的腸子必患病，日加沉重，以致你的腸子墜落下來。”(二一:12-15)

這是所知以利亞唯一的咒詛書信。約蘭不肯悔改，果然腸墜死亡，因他多行不義，無人悼念。

那惡婦思想銳敏，致力推行異教教育，遺毒可深遠了。她設計支配兒子，“給他主謀，使他行惡。他行耶和華眼中看我惡的事，像亞哈家一樣；因他父親死後，有亞哈家的人給他主謀，以致敗壞。”顯然的，宗教不但是個人信仰，在影響道德文化之外，也影響國家政策。

南北二國的王，有一雙約蘭，後來是亞哈謝；巧遇亞蘭和以色列的兩位王哈薛和耶戶：—



他聽從亞哈家的計謀，同以色列王亞哈的兒子約蘭往基列的拉末去，與亞蘭王哈薛爭戰；亞蘭人打傷了約蘭。約蘭回到耶斯列，醫治在拉末與亞蘭王哈薛打仗所受的傷。猶大王約蘭的兒子... 下到耶斯列看望他。亞哈謝去見約蘭，就被害了。這是出乎神。因為他到了，就同約蘭出去，攻擊寧示的孫子耶戶—這耶戶是耶和華所膏，使他剪除亞哈家的。(代下二二:5-7)

約蘭受了錯的教訓，錯的時候，錯的地方，見錯的人，參與錯的行動；自己送到耶戶的劍鋒上—特定肅除亞哈家的餘孽。亞哈謝死亡，他侄子們受池魚之災(二二:8,9)。連繫甚麼樣的人，前途就同他在一起。根本錯誤起於約沙法。他為兒子娶了個狠辣媳婦—亞哈和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。

心狠手辣的亞他利雅，不僅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比母親耶洗別有過之而無不及—丈夫死了，唯一剩下繼位的兒子也死了，索性連孫子們也要殺光；老祖母竟然篡了嫡孫的位，作起女王來(二二:10—二三:15)。這真是荒唐殘忍，反人性的作為。

幸而有祭司耶何耶大。他雖然也牽涉在王家姻親圈子，但他行事照神的旨意。

引狼入室，結果總是悲慘的。慈母的光輝，從來與這個亞他利雅無緣。

兒子猶大王亞哈謝崩殂，她連孫子也一併除掉。她要除去所有擋她路的，盡可能的努力把約沙法家族男丁殺光。幸而她人緣不佳，情報網不密，再就是對女性不太留意—約蘭王有個女兒約示巴，是祭司耶何耶大的妻子，她悄悄將亞他利雅王后嫡孫約阿施，還是嬰孩，冒險把他偷出來，藏在臥房裏，逃過那場一掃光的屠殺。

亞他利雅篡位，黑暗開始掌權。她使用爪牙拆毀神的聖殿，把分別為聖的物，拿去供奉巴力(代下二四:7)。

在她統治下，多數人民也得逢迎君惡，竟然沒有人請求耶戶延伸他的掃除。過了六年。

人民在異教的幽暗中，痛苦的盼望：天甚麼時候亮呢？

第七年，仿佛是該剝極復生。人民的心，更加懷念約沙法的日子，渴慕撥亂反正。

耶何耶大不忽略基層工作。他約見幾個低級軍官，忠心的百夫長，與他們立約，交付他們使命：去猶大各城裏，招集利未人和以色列人的族長們，到耶路撒冷來。耶何耶大聚集會衆在聖殿裏，把幼王帶出來給他們看，將殿庫裏所藏的兵器和盾牌，交給百夫長發給兵丁，吩咐他們按班次跟隨護衛王。聖殿範圍內，先開始有了一番新氣象。然後，正式為小王子加冕。

護衛兵手中各拿兵器，在壇和殿那裏，從殿右直到殿左，站在王子的四圍。祭司領王子出來，給他戴上冠冕；將律法書交給他，膏他作王。衆人就拍掌說：“願王萬歲！”亞他利雅聽見護衛兵和民的聲音，就到民那裏，進耶和華的殿；看見王照例站在柱旁；百夫長和吹號的人侍立在王左右；國中的眾民歡樂吹號。亞他利雅就撕裂衣服，喊叫說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（王下一一：11-14）

惡婦亞他利雅是全國絕對的少數。不曾獲邀參與盛典。雖然眼見大勢已去，但她坐寶座已經六年，養成自命正統的習慣，反對新秩序，跟她站在對面的人是“造反”。大祭司知道怎樣處分她。吩咐把她趕出去！還任她向宮裏逃跑一陣，舊居在望，卻不能再為住客一篡逆惡婦亞他利雅在馬門伏誅，沒人為她悲哀。

### 與民更始

耶何耶大是神忠心的僕人，也是好領袖。他“與眾民和王立約，作耶和華的民；也使王與民立約。”（一一：17）他教導王認識，在神面前，大家站在同等地位，同有屬靈義務。

在耶何耶大的帶領下，開始了大復興。幼王必然也饒有興趣。“於是國民都到巴力廟，拆毀了廟，打碎壇和像，又在壇前將巴力的祭司瑪坦殺了。”好一位注重實踐的教師。

祭司耶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華的殿，又率領百夫長和親兵，以及國中的眾民，請王從耶和華殿下來，由護衛兵的門進入王宮，他就坐了王位。國民都歡樂，闔城都安靜...約阿施登基的時候，年方七歲。（一一：18-21）

按照律法，扶王子約阿施復位，中興了猶大國，正統得以延續。約阿施七歲登基，作王四十年。未成年時，近百歲高齡的耶何耶大輔政，也負責對幼王的教訓，比他祖父還老許多，比自己的親父可好多了。老人也安排了王的婚姻——給他娶了兩個妻子，並且生兒養女。

約阿施成年了。他急於自己親政，要有些表現。他看中了一個節目，整修聖殿。王吩咐祭司和利未人，要他們往各城去，收取按人徵的“丁稅”，為維修聖殿的專項。這項稅收到羅馬時代還保持(參太一七:24-27 耶穌付稅)。奉獻必須送去；稅和捐項可收取。但利未人並不積極辦理。原因在哪裏？並未詳記。可能“只是丘壇還沒有廢去，百姓仍在那裏獻祭燒香。”(王下一二:3)巴力是異教，明顯的背離主，容易除去；可丘壇就不同了，是“私意崇拜”，照自己的意思選個高地，在那裏築壇獻祭，不一定是獻給異教神祇；如此作的人，並不覺得有啥不對，只是神立名的居所；當然不是照神的旨意，專愛主。這需要教訓，操練才可改正，只去搞外面的聖殿建築，無濟於事。

約阿施見不及此，急功未必好利，願意先作修殿事工。王已成年柄政，祭司只得聽從王的旨意。不過，亞蘭王哈薛趕上要來進攻耶路撒冷，首重安全。約阿施可不知道信心靠主，自己作起主來。耶何耶大過百歲的老人，管不來了；王把分別為聖的財物，破財買平安(一二:17, 18)。

老耶何耶大活到一百三十歲，新一代的人，漸感受難忍耐他的性向保守。他的離世，使人覺得天地忽寬，忘記他行善愛人，敬虔事神，特別是匡復王室的紀功碑。

### 殘刻忘恩

約阿施長大了。猶大的眾首領，來到他面前，歌頌他，說他喜歡聽的話。他愛一座華美殿的建築，忽略敬拜立名的神。“他們離棄耶和華神的殿，去事奉亞舍拉和偶像，因他們這罪就有忿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冷。”(代下二四:17, 18)

那時，神的靈感動祭司耶何耶大的兒子撒迦利亞，他就站在上面對民說：“你們為何干犯耶和華的誡命，以致不得亨通呢？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，所以祂也離棄你們。”眾民同心謀害撒迦利亞，就照王的吩咐，在耶和華殿的院內，用石頭打死他。這樣約阿施不想念撒迦利亞的父親耶何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，殺了他的兒子。撒迦利亞臨死的時候，說：

“願耶和華鑒察伸冤。”（代下二四:20-22）

有話說：“在欠債的人眼中，債主總不會是英雄。”約阿施非僅忘恩，還以怨報德，天人共憤。背叛神的人，人也背叛他。他先遭亞蘭所敗，受侵攻擄掠和羞辱；然後，臣僕們不忿他的所作所為，就把他殺死在病床上。而且因他的不義，共同評斷，他未得入葬王家的陵墓。（二四:23-27）

## 平而不安

長治久安—漫長的平靖，會產生莫名的煩困：特別是青年有為的人，感覺仿佛缺少些甚麼，使他不快。興許就是所謂生命的挑戰吧！也可能，挑起不需要的戰爭—得真有那權力。合格的入選必須是領袖。

### 向外的進取

亞瑪謝繼承了約阿施，坐上猶大的王位。他“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只是心不專誠。”這個不堅定的性格，是他一輩子的病。

他國一堅定，就把殺他父親的臣僕殺了，卻沒有治死他們的兒子—是照摩西律法書上所吩咐的，說：“不可因子殺父，也不可因父殺子，各人要為本身的罪而死。”（代下二五:2-4）

這是好的開始，沒有像古時的習慣，動輒滅門滅族。他也應該知道，他的父王約阿施是離道悖倫，不得人心。只是亞瑪謝跟親信商議用事，違背了神的原則，用錢僱傭以法蓮的軍兵，信仰不同，不會真的同仇敵愾，為真理而戰？經過神人的警告，幡然悔悟，還算不錯。

接着，他進攻以東，結果打了勝仗。不過，以東原是以掃的後裔，同為亞伯拉罕的子孫，與以色列是弟兄，屠殺一萬人，又殺害俘虜一萬。這種下了仇恨；不過二百年後，輪到猶大遭難的日子，以東照樣施行殘暴（俄:10-14）。

亞瑪謝怎麼會打勝仗，沒人知道；顯然是以東有致敗之道。但他足夠愚昧，沒把西珥的神像，照慣例焚燒，卻帶了回來，立它作自己的神，向它叩拜燒香！（代下二五:14-16）

耶和華的怒氣向亞瑪謝發作。先差先知，去警告他，並教訓他一個常識：“這些神像不能救它的民脫離你的手，你為何求它呢？”他該知道這是可笑的事。問題在於他是王。權令智昏，不善於思想。王不等先知講完，就說：“誰立你作王的謀士呢？住口！何必找打呢？”在王以非法使用體刑恐嚇下，先知不再講了，但迫使人靜默，絕不是好事。先知臨別撂下話：“你行這愚昧事，不聽我的勸誡，我知道神定意要滅你！”

僥倖得勝利歸來的王，氣焰更高了。他認真相信自己偉大，覺得渾身怪不舒服，得找人打上一仗！當然，想到了最容易的對手，比鄰的弟兄北國以色列。

他的國務會議，是群臣唱善如出一口，照程式稱頌領袖神武英明；“兄弟相憎，莫問誰直。”連藉口都不必，就差遣討戰使者去製造敵國，自取其辱！

去見耶戶的孫子約哈斯的兒子以色列王約阿施說：  
“你來！我們二人相見於戰場。”以色列王約阿施差遣使者去見猶大王亞瑪謝說：“利巴嫩的蒺藜，差遣使者去見利巴嫩的香柏樹說：‘將你的女兒給我的兒子為妻！’後來利巴嫩有一個野獸經過，把蒺藜踐踏了。你說：‘我打敗了以東人！’你就心高氣傲，以致矜誇。你在家裏安居，就罷了；為何要惹禍，使自己和猶大國一同敗亡呢？”（代下二五：17-19）

猶大王顯然缺乏情報，不知道以色列王是誰。不過，以色列王顧念同族情誼，例外的有耐心，好意給說個寓言，以“齊大非偶”，勸那猶大王清醒，蒺藜和香柏樹同生在利巴嫩不錯，但二者同是植物，卻不對等，還是守分不要自討苦吃。亞瑪謝偏不能安居，執意拒絕和平。

有話說：“神要毀滅一個人，必先使他瘋狂。”亞瑪謝夠狂，無奈不夠強，心高手低，軍隊不爭氣，一觸即潰。好戰的猶大“蒺藜”王，犧牲了無辜人民的性命，卻努力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不肯以身殉國。猶大王被以色列王擒住了，帶到耶路撒冷示眾。然後，以色列王掠取神殿和王宮的財寶，重器，奏凱回北國去也。

亞瑪謝繼續又坐他尊榮的寶座，依然故我，統治了十五年。“長夜漫漫何時旦”！人民等得不耐煩，合謀造反。王再度施展他的特長，腿長，逃得快，到了拉吉，想託庇於非

利士人。叛黨將他殺了。有人去領回他的遺體，免去柩車素旌，用馬馱回，草草安葬。(二五:21-28)

### 向上的侵犯

猶大歷史的長卷延伸下去。大衛的寶座上，是一位十六歲的新王烏西雅。人民對他們的新王新政，充滿了期待。

這雄才大略的少年，不遜斲輪老手。他開始以色列歷史最久無間斷的統治，長治久安的年代。他謙卑遵循通曉神默示的撒迦利亞輔導，定意尋求耶和華他的神，就蒙神賜恩亨通。他西征制服夙敵非利士，鞏固邊防。東進收復阿卡巴灣的以拉他(以祿)，重新修建。那是所羅門冶銅的地方，地近紅海港口以旬迦別，前代在那裏造船，用以促進遠洋貿易。

在農事方面，他在乾旱的猶大地，開發水源灌溉系統，化荒漠為良田，葡萄園；又發展畜牧，牲畜繁衍。

在軍事方面，他登記動員訓練丁壯，全民皆兵；但不設置龐大的常備軍，因為那既耗費國帑，又妨礙生產。他知人善任，用哈拿尼雅將軍，組織三十萬七千五百人，分梯次服役，精銳善戰。並且在耶路撒冷修治戰備，防務堅固。

而且最重要的，是他不經營自己的幫派，沒有狹隘的嫡系人物，所以精英歸心，“得了非常的幫助，甚是強盛。”

烏西雅英明統治下的猶大，國勢富強，聲名遠播埃及。似是所羅門的盛世再現，鄰國給他進貢。除了惡王瑪拿西在位五十五年之外，善政為人民紀念的，只有烏西雅王的五十二年，算得上國泰民安。可惜人性敗壞，既然無用武之地，可以給他侵攻；他的野心，轉而向上侵犯。

他既強盛，就心高氣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華他的神，進耶和華的殿，要在香壇上燒香。祭司亞撒利雅率領耶和華勇敢的祭司八十人，跟隨他進去。他們就阻擋烏西雅王，對他說：“烏西雅啊！給耶和華燒香不是你的事，乃是亞倫子孫承接聖職祭司的事。你出聖殿吧！因為你犯了罪，你行這事耶和華必不使你得榮耀。”烏西雅就發怒，手拿香爐要燒香。他向祭司發怒的時候，在耶和華殿中，香壇旁，眾祭司面前，額上忽然發出大癩瘋。(代下二六:16-19)

烏西雅不是偶然的錯誤。他“行事邪僻”，正是要得榮耀。案：古時異邦的風俗，相信君王為神祇的後代，是與神

交通的特殊人物，所以兼任祭司；也是神，得以受人敬拜。但神家總得有為真理勇敢的人，不能都是軟骨頭的太監神學家，儘逢迎君惡，討領袖歡喜。捍衛真理的人，不惜以身衛道——八十人組成長城，不惜與王進行肉搏！這使他有機會思想；終於使剛愎自用，高傲的王悔悟了。他也體驗神的聖潔和威嚴，曉得自己不過是平常人！

按律法，大痲瘋是不治之症，是不潔淨的，必須與社區隔離。妄想眾人之上，竟然是在眾人之外。這到今天，仍然可以作為鑑戒。一代英主烏西雅，直到死日，住在別宮。猶大國開始由王子約坦攝政。

## 惡王亦仁君

邪惡的人最喜歡人稱他仁慈。仁慈的人並不在乎人指出他的邪惡。

惡劣人裝仁慈久而久之，外面就有個好名；有時，他自己也不妨相信，或許也偶爾就作些好事。

### 宗教的總體性

很多人為了某種目的，喜歡把宗教信仰限制在表格上的一欄，還通常不佔主要位置；不過，在實際生活中，宗教絕對是綜合性，總體性的，必然表現於實際生活。

亞哈承受了一份好基業。撒瑪利亞坐落在一座小山上，遠山環繞。

亞哈的父王暗利，登上王位的時候，舊都是在得撒。所羅門王在雅歌中，就用“美麗如得撒”（歌六：4）形容他所愛佳偶的美——美麗悅心，也正是得撒名字的意思。暗利想必是軍事建築工程家，他也想搞城市設計：暗利王很公道，不隨便徵用民地，付了二他連得銀子，向撒瑪買了一座山。首要考慮，必需得水源充足，以滿足軍事上防守的目的。他那人也很有修養，不為自己留名，就按原主的名字，叫“撒瑪利亞”（王上一六：23-27）。這很不容易。可是未能長治久安，因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在位僅十二年——在得撒統治

六年，撒瑪利亞六年。他有勇有智，只是無德，拜金牛犢，還有別的惡事，惹動神的怒氣，叫他中道崩殂。

亞哈承繼了王位，和一座嶄新的首都。但他似乎並不滿意。他有宏圖大志，喜愛戰略要地耶斯列，在那俯瞰耶斯列平原的地方，他建立城堡，如同第二都城。當年以色列的“最高領袖”掃羅王，曾在那裏發號施令。亞哈卻不是為歷史文化；除了軍事上的理由，還有一個原因，是他承受了父親的建築嗜好，愛上了那裏的地勢開闊，可以發展。

北國的幾個王，像是在進行邪惡接力跑，累積罪惡，一步步更深入泥淖，到亞哈抵達最低谷。

亞哈是最典型邪惡的代表。他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為妻，公開推動異教信仰。他在撒瑪利亞建築了巴力廟，還作了亞舍拉；在王夫婦贊助下，成為“國教”。耶和華的先知有不向巴力屈膝的，也潛伏起來（一六：29-33）。歷史似是諷刺，就在亞哈王宮裏，他信任的太監總管俄巴底，堅定，持續支持耶和華信仰的人——為了不讓對真神的信仰絕種，俄巴底私下包庇了一百名先知，自然得慎收謹選，其中沒有誰去向王告密才行。這工作作得成功（一八：4, 13）。

耶斯列成了亞哈常住的地方，也建有王宮，他和王后耶洗別，愛這座城；但撒瑪利亞是行政首都，有堅固的堡壘，像是預備作為戰時陪都。

### 禱告的效力

提斯比人以利亞，名字的意思“耶和華是我的神”，信仰上極端保守。以利亞穿着粗毛衣，找上了亞哈，對王宣告說：“我指着所事奉，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：這幾年我若不禱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！”

這信息，並沒有叫亞哈着意。他建了巴力廟——巴力是掌管風雨和農作的神，試試看，該能保證豐收。

以利亞說完就走了。

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以利亞說：“你離開這裏往東去，藏在約但河東的基立溪旁，你要喝那溪裏的水，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裏供養你。”（一七：1-7）

信實的神，所命定的旱災必然成就。不早不晚，祂先預備了對先知的供應——這供應的方式是人想不到的，藉不潔淨的鳥，按時叼餅和肉來；而在飛行途中，它不會先吃為快。神的僕人要學習接受供應。但不能仰賴烏鴉，基立溪那小流水，不是幼發拉底河。有一天，乾了。久不下雨。



耶和華的話，及時又臨到以利亞，這次告訴他，去供應別人。但，事先並沒告訴先知全部的節目。只對他說：“你起身，往西頓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裏；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你！”（一七：8-16）

往不潔淨的外邦地那裏去。他自然知道，那正是耶洗別的故鄉！去接受寡婦的供應，豈不如同從小烏鴉口裏奪食？其實，是要他去供應寡婦——神沒有預告，先知不知。信心是聽神的話，行動。“我已吩咐”。神如此說。

先知去了。

果然，不需要去艱難尋訪，在撒勒法的城門口，見有一個寡婦在那裏撿柴。以利亞先問她討水喝，是過路旅人常有的事。雖然天旱缺水，他並沒要酒；寡婦去取水。

先知又喊說：“也求你拿點餅來給我！”多麼難以出口的話，明知她是個寡婦。

“我指着永生耶和華你的神起誓，我沒有餅，罈內只有一把麪，瓶裏只有一點油；我現在找兩根柴，回家為我和兒子作餅。我們吃了，死就死吧！”——沒法預備先知的份。婦人的家道並不困苦，但普遍的災難，使大家都吃不上飯。

以利亞對她說：“不要懼怕！可以照你的話，去作吧！只是要先為我作一個小餅拿來給我；然後為你和你兒子作餅。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

‘罈內的麪必不減少，瓶裏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’。”（王上一七：13, 14）

虧這位先知說得出：“只要先為我，然後再為你！”這是耶和華的法則，適用至今仍然如此。“婦人就照以利亞的話去行”。持續去行。她和她家中的人，日子這樣過下去。

過了些日子，吃的食物不虞匱乏，吃的人缺乏了。不是能吃沒得吃，是有吃不能吃。

寡婦的兒子病了。寡母孤兒，本就淒涼，病得甚重。後來，氣絕了。

婦人思前想後，不怨公義的神，怨自己；但為甚麼不早不晚，偏是這時候呢？略加分析，就扯上先知：聖潔的先知來，神與他同在，使神也想起我的罪來了！

先知不跟婦人爭辯錯誤邏輯。從婦人手中，接過死孩子來，抱到借住的樓上客房，向神哀求：“耶和華我的神啊！我寄居在這寡婦家裏你就降禍與她，使她的兒子死了嗎？”

先知三次伏在孩子身上禱告，求神不要取孩子的靈魂，跟他的身體分開。神使孩子復活了。寡婦歡喜再得回她的兒子來（來一一：35）。賓主繼續信心的生活，直到耶和華降雨在地上，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。

### 宗教與經濟生活

以利亞從世人的眼前消失了。他並沒有去作隱士。

有人在找以利亞。

宗教信仰影響社會整體。遍地旱災，撒瑪利亞也有大饑荒。旱災，導致全國經濟生活改變，百姓糧食嚴重不足；亞哈看他王家廄內的寶貴騾馬，也缺乏青草，日漸羸弱。

亞哈王想起了那粗獷先知，他可怕的話。以利亞也正在找他。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：“你去，使亞哈得見你。我要降雨在地上！”

以利亞是獨居山林的人，沒有同權貴社交生活的習慣。從西頓沿海岸南下，再到撒瑪利亞。在路上，恰好遇見俄巴底——亞哈的總管太監。

俄巴底敬畏耶和華，看見神的僕人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從以利亞與眾不同的裝束，不難認出他來。雖然並不是甚顯宦要人，他還是不減對神僕人的恭敬，俯伏在地：

“你是我主以利亞不是？”

以利亞威嚴的說：“是！你去，告訴你主人——以利亞在這裏！”

俄巴底說：“僕人有甚麼罪，你竟然要將我交在亞哈手裏，使他殺我呢？我指着永生耶和華你的神起誓，無論哪一邦，哪一國，我主都打發人去找你；若說你沒有在那裏，就必使那邦那國的人說，實在找不着你。現在，你要我去告訴亞哈說，發現你在這裏，恐怕我一離開，耶和華的靈就把你提到不知哪裏，他找不着你，就必然殺我...”以利亞並不知道自己被國際通緝，只是為了禱告！以利亞也從俄巴底口中知道，他敬畏神，並且庇護了一百先知——至少神的憐憫，還保守一百零一個屬祂自己的人。

以利亞堅定的起誓，耶和華正吩咐他去見亞哈，正式終止旱災——對於神子民的喜訊：“我今日必使亞哈得見我！”

### 以利亞見亞哈

二人面對面，四目相視。神的僕人沒有絲毫畏懼。

亞哈說：“使以色列遭災的，就是你嗎？”

以利亞針鋒相對的回答：“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，乃是你，和你的父家！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的誠命，去隨從巴力。”只有以利亞當面給他講這樣的話。這正是他需要聽的話——惟有脊梁骨硬的先知可以講。先知相信有神。先知不懼怕人的臉。大衛的世代有先知拿單。希律的世代有先知施洗的約翰。每個世代都需要聽見神的聲音。

以利亞以更高的權威命令亞哈：“現在，你當差遣人，去招聚以色列衆人，和事奉巴力的四百五十個先知，並耶洗別所供養事奉亞舍拉的那四百個先知，使他們都上迦密山去見我！”不必怕神的僕人會逃跑，咱一塊兒在這裏等。

### 選擇

人們哪看過這樣大的熱鬧，儘管那要到海邊，加上好遠的一段山路，還是好大一群人來參加。

以利亞進前來，對衆民說：“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？若耶和華是神，就當順從耶和華；若巴力是神，就當順從巴力！”衆民一言不答。以利亞對衆民說：“作耶和華先知的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；巴力的先知卻有四百五十個人。當給我們兩隻牛犢——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選一隻，切成塊子放在柴上，不要點火；我也預備一隻牛犢放在柴上也不點火。你們求告你們神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華的名；那降火顯應的神，就是神！”衆民回答說：“這話甚好！”  
(王上一八:21-24)

可憐那麼多的人民，竟然甘願作沉默的多數！“愚昧人若靜默不言，也可算為智慧；閉口不說，也可算為聰明。”  
(箴一七:28)在想：不作判斷，免得後悔。看來先知公平。

有不少人在瞅王和首領們的顏色；更有人根本自己就不清楚；還有人以為在信仰上二者得兼，又有甚不好？

可是以利亞嚴肅的要他們表明立場。

為了簡單，為了公平，以利亞允許他們先看證據，再作選擇。且不慌忙。

意外的，以利亞特別謙讓——知道他的人沒有見識過的以利亞。他伸出手，示意大群的巴力“先知”，先選牛犢，先演示巴力的靈異。他們接受了主動的優先，挑選了牛犢，擺在祭壇的柴上。

場面熱鬧起來。他們相信巴力掌管雷火；就求告巴力的名：“巴力啊！求你應允我們！”他們從熱烈的呼喊，變成了哀喚，沉吟...最後一招，是個人犧牲的奉獻，用刀槍等利器，自割，自刺，血灑在滿地上。

他們崇拜的巴力，是擬人化的偶像。以利亞也按照人間的節目，說到他們的活動— 巴力現在是辦公時間，休息，上午茶，該出門旅行，或遠地視察，去收取虔誠信眾豐盛的供物；該午餐了，祭司們得給它好好預備；餐後照例午睡，但是，事態緊急，不妨叫醒它...他說得活靈活現。巴力有時會有靈應，但在真神的僕人面前，就像是路邊的頑石。

諷刺是銳利的藝文形式，適時適度的運用，可以喚醒受眾遲鈍的心態。群眾欣賞以利亞的幽默，嘲笑，過於他常見的冷肅一面。百姓的心思，一時活躍起來。以利亞的信念堅定，十分從容，給對方充分的時間— 中午過了，直到獻晚祭的時候。巴力先知們，真的喪氣了。...

現在該是以利亞的時間了。

先知招呼眾民：“你們到我這裏來！”以利亞要他們共同動手，重修已經倒塌耶和華的祭壇；用十二塊未鑿過的原石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數目。在壇的四圍深深挖溝；把柴擺好在祭壇上，把牛犢切成塊子放在柴上；為了增強真實可信度，叫人把四桶水倒在上面，而且重複倒水三次；水把祭物和柴溼透透有餘，還流滿了溝裏。

以利亞近到壇前來，舉起雙手仰天禱告：

“亞伯拉罕，以撒，以色列的神，耶和華啊！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僕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這一切事。耶和華啊！求你應允我，應允我！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這民的心回轉。”（王上一八：36, 37）

信心的禱告，並不需要冗長。話聲剛落，全場一片靜默的期待。立刻。耶和華從天降下火來—不是凡火，是聖火；先從燔祭的牛犢燒起，燒盡了燔祭，木柴，石頭，塵土，又燒乾溝裏的水。眾民看見了，就俯伏在地，敬畏的說：“耶和華是神！耶和華是神！”巴力的祭司們，也跟着呼喊，一面移動立場，或者是想要混入百姓群中，服從多數。

現在，以利亞獲得人民的完全支持，對他們說：“拿住巴力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脫！”巴力先知群，恨不得脫下身上奇異的禮服，鑽到山上的草叢裏去。來不及了。

基順河正從迦密山腳下流過，注入地中海。就把他們帶到河邊，殺在那裏。大批的屍首，把河水染紅，然後漂向海裏，成了魚群的食物。

以利亞對亞哈說：“你現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為有多雨的響聲了。”山雨欲來，旱災要過去了。亞哈不願錯過晚餐的時間，自顧上去吃喝。

### 迦密山看雲升

先知以利亞卻上了迦密山頂，屈身在地，將臉伏在兩膝之中，迫切的禱告——信心預告：雨，就要普降全地了。他吩咐僕人，上去作守望的工作，向海觀看。僕人來報告，沒見到甚麼動靜；先知叫他再去；如此一連到第七次。

僕人來說：“我看見一小片雲，從海面升起，不過像人手那麼大。”先知知道：那就是先來的記號——恩雨將要沛然下降，甦醒萬物，復興遍地的記號。

他吩咐僕人去告訴亞哈，該備車下山了，免得受大雨阻擋。亞哈可正沒了主意，聽見安全通行的許可，如釋重負，獲准許離開這可畏的同伴以利亞；只是在尋思：該怎箇向王后報告，損耗了偌多她費心豢養的先知！

以利亞不曾想到吃喝，他要跑更遠的路。“耶和華的靈降在以利亞身上。他就束上腰，奔在亞哈前頭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門。”（一八：38-46）

### 英雄跑路

看見亞哈平安回宮，耶洗別心裏歡喜。

可是聽說以利亞也到了耶斯列，立即緊張起來。她吩咐侍衛提高警覺，防守不得鬆懈，提防以利亞率群眾來，要剪草除根，整肅巴力和亞舍拉崇拜的邪惡亂源！

沒事，就是好事。她有時間想主意。

耶洗別有了新發明——“死亡約會”。她不派兵丁去，也不多派，只派一名使者去見以利亞，因為王后殺人必得合正式禮儀：“謹訂於明天晚餐時，我要取閣下的性命！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，願神明重重的降罰與我。給你二十四小時預備，着便裝赴約。附記：過時不候。”

使者離去的時候，很有禮貌——先退後幾步，然後去時把門輕緩的帶上，沒有任何毛病可挑剔，也不要求送信例行的賞錢。以利亞沒有注意到細節，也不熟悉這些禮數。

可惜，俄巴底沒得機會來向先知泄底，耶洗別正在收拾行裝，去作西頓度假的準備。

以利亞沒有正式告別，就匆忙起來逃命。時間定的是二十四小時後，先行通知，自然是不禁止外逃，又未說不許乘馬，何苦太急？好在沒有邊境檢查，他帶着僕人，一口氣跑到了猶大南境的別是巴。還是怕少年人亂講話，把他留下，自己落荒走去，深入曠野一天的路程，在一棵小羅騰樹蔭坐下求死：“耶和華啊！罷了！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。”

先知沒事作。曠野寂寂，沒有回應。沒有聲音的地方，正好睡覺。太累了！入了睡鄉。

先知失業。天使自己不餓，可特地為先知預備了食物——炭火烤餅，還有一瓶水。以利亞享受了。繼續又再睡覺。

先知退隱。天使第二次來，拍醒他；這次有信息：“起來吃吧！你當走的路甚遠。”以利亞有了方向，走了四十晝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；找了一個山洞，住在裏面。

耶和華的話臨到他：“以利亞啊！你在這裏作甚麼？”

神是無所不知的，豈需要明知故問？所以這也可以當作是設問：“你何必在這裏！”

神是無所不在的，豈需要他來這地方？以利亞的事奉在以色列地，延伸到亞蘭地，該北上而非南下。跑這麼老遠的路程，到何烈的理由，可能是要提示他，這是摩西蒙召的地方，神還有任務，要賦予先知以利亞。

神是無所不能的，豈需要誰能爬高上迦密山，能長跑到別是巴？神可以使用住在人間的平常人，可以揀選廁身行伍的軍人，戍守邊陲的武夫。

耶和華說：“你在這裏作甚麼？”，不是問：“你如何來到這裏。”

以利亞答非所問，或故意要藉機會控告：“我為萬軍耶和華之神大發熱心，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！”

耶和華說：“你出來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”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，在祂面前有烈風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華卻不在風中；風後地震，耶和華卻不在其中；地震後有火，耶和華也不在火中；火後有微小的聲音。以利亞聽見，就用外衣蒙上臉，出來站在洞口。有聲音向他說：“以利亞啊！你在這裏作甚麼？”... (王上一九:9-13)

耶和華是“向他說”。以利亞理解一直為“問他說”。所以是有“說”必“答”。靜下來，有微小聲音向他說，應該聽清楚了一還是同樣的話。“作甚麼”；他仍然當是“為甚麼”，同樣一番隻字不差的控告。千年之後，使徒保羅才作了清楚分析說：“你們豈不曉得，經上論到以利亞...他在神面前怎樣控告以色列人...”（羅一一:2）。神照祂的旨意，“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與巴力親嘴的”。

先知新任務。神准許以利亞光榮退休，肉身變化，接他到天上去；並且由以利沙接他的班；並膏立哈薛作亞蘭王；耶戶作以色列王。這三人，清除了巴力，也更換了地中海邊岸的政治環境（王上一九:14-21）。

### 便哈達如此說

亞哈可算得英武，但缺乏原則。

以色列的北鄰，喜歡欺凌弱小，常來侵略疆土。亞蘭王便哈達仗恃他的優勢兵力，率領車馬來圍攻撒瑪利亞。

盛氣凌人的亞蘭使者，進城去見以色列王亞哈，全然不顧甚麼外交禮儀，對亞哈說：“便哈達如此說：‘你的金銀都要歸我，你妻子兒女中最美的，也要歸我’！”

亞蘭王只曉得武力。這樣的講話，簡直是沒把以色列當作一個主權國，連一個像樣子的附庸國都不如。

以色列王亞哈可真箇能屈能伸，沒有一些惱怒，也不具國格；他連考慮都沒有，就接受了。恭順的回答說：“我主我王啊！可以依着你的話，我與我所有的都歸你。”

已經極不合理了；沒想到，對方得寸進尺，使者又再回來，加添了條件：“便哈達如此說：‘我已經差人去見你，要你將你的金銀，妻子兒女都給我。但明日約在這個時候，我還要差遣臣僕到你那裏，搜查你家和你僕人的家，將你家中一切所喜愛的都拿了去’。”這簡直欺人太甚，連木頭人也激起火來！

到這地步，如果亞哈還能隱忍答應，那就比喪權辱國更糟了。以色列王召了全國的長老來，問他們這能夠接受如此苛刻的條件嗎？臨到危機狀態，亞哈準備採納民意。長老們和百姓說：“絕對不行！不要聽從他，也不要應允他。”

亞哈仍然心平氣和，有禮貌的回復亞蘭使者。

亞蘭王不是先禮後兵，是想先聲奪人；顯然邊界相近是永久的事，這次是突襲的派遣軍，臨到撒瑪利亞城下；而守軍力量微薄。亞蘭王就又差遣使者去見亞哈說：“撒瑪利亞的塵土，若夠跟從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，願神明重重的降罰與我！”這話比“投鞭斷流”的語氣還狂妄自大。

亞哈見民心士氣可用，被逼到一隅，也拼死反噬了；就傲然反譏說：“才頂盔貫甲的，休要像摘盔卸甲的誇口！”意思是輕蔑的說：“你還太嫩了！”

便哈達和他的部族領袖們，也稱“諸王”，正在帳中飲酒，以為幾句大話，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，想不到可以屈辱欺負慣的鄰邦，居然強硬起來！王立即下令臣僕備戰，揚旂擊鼓，準備出兵進攻(王上二0:1-12)。

高傲的亞哈，自命神武英明，從來沒有求問耶和華的習慣。神仍然是憐憫以色列的國家人民— 有一個先知，不請自來了。他給亞哈帶來意想不到的信息：“耶和華如此說：這一大群人，你看見了嗎？今日，我必將他們交在你手裏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！”

“我必！”亞哈覺得不信也得信，環顧左右說：“藉着誰？”那位先知說：“藉着跟從各地區長官的少年人！”原來亞哈在撒瑪利亞，是因正召開軍事擴大會議— 耶洗別不在他身邊，她娘家的顧問團不在那裏，亞哈能站起來，可以發展成近於“英主”，頗可有些作為。

“要誰率領呢？”

先知說：“要你親自率領！”幾乎可以扮演基甸的三百壯士！國土雖小，人數雖少，這表示舉國同心。檢點數目得二百三十二名，缺少猶大和本雅憫。又數點以色列的國軍，僅得七千名— 重兵分散在耶斯列和基列前線，也來不及召集動員全國。情急勢迫，亞哈似乎是換了一個人！

比起基甸來，亞哈的條件似更不利— 不是奇兵夜襲，是在中午，光天化日之下。便哈達和幫助他的三十二王，在帳幕裏繼續飲酒，得到觀察員的情報，並不大在意那二百多的人，以為是投降代表。但以色列的小股敢死隊，奮勇沖開了破口，逢人便殺；七千人隨着挺進，亞蘭大軍竟然潰退。

亞哈在京城遇襲，是出於意外；勝利，也是出於意外。但他們將有報復行動，不會是意外。先知預告亞哈，得謹慎防備。

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的亞蘭軍，是那地區的霸主！遭遇失敗，也是出於意外。御用宗教人的功能，就是為失敗找去



屬靈藉口。不難！這種人“上知天象，下知地理”——看得見嗎？以色列那麼多山，因此，根據地形可以斷定：以色列人的神是“山神”，不是平地的神；在平原交戰，咱就佔有地利優勢。還有，所有獨裁者都相信中央集權；建議：借此機會把諸王革除，改制為軍長，舊酒不妨改裝新瓶；再進行整編休養，生聚教訓，肅除雜牌軍伍，補充戰車戰馬等，進步的武器，必然可以得勝。

這些話，都說進王的心裏，必然是“天意”！

在革尼撒勒湖東邊，亞蘭人的前進據點亞弗附近，有一片平原。亞蘭人在那裏結成連營，遍滿了地面。以色列軍隊不過像兩小群山羊羔——看來亞哈的防備不夠充分。但神永遠是充分。先知告訴亞哈，耶和華說：“我必將這一大群人，都交在你手中，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！”（二〇：28）

這是一次不對等的戰役，仿佛是大衛與歌利亞對決。亞哈必須記得，自己是演大衛；亞哈得暫時忘記，他不是猶大人；但必須記得，他是以色列人，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。又如同耶利哥戰役，歷史的重演——相對安營七天；到第七天，兩軍交戰，那天以色列人殺了亞蘭人步兵十萬！他們的領袖習慣乘戰車或馬，四條腿跑得比較快，領袖領先轉進，兵敗如山倒，全無鬥志；還剩下二萬七千人，被亞弗倒塌的城牆壓死。便哈達利用特權，早有準備嚴密的安全室，是逃命的地方；他連揚言反攻都不敢，躲在裏面堅守不出！

有臣僕知道這可不是長久之計，他們曉得以色列文化，來給他獻計：“我們聽說以色列的王都是仁慈的王；現在我們不如腰束麻布，頭套繩索，出去投降以色列王，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。”智窮力竭的境況，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道路。

為了安全起見，亞蘭王先不自己出頭；臣僕們排出動人的行列，一群人脫卸盔甲制服，腰間束上麻布，頸項上套着繩索，組成和平代表團，去見以色列王說：“王的僕人便哈達說：求王饒命！”

亞哈似是有些意外，說：“他還活着？他是我兄弟！”這樣一敗塗地，領袖竟然沒光榮殉國，也不捨得引咎自戕，真是值得同情，一丘之貉，難兄難弟！

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氣，斷定必須相信他，即使知道他高攀，也急忙藉勢說：“不錯，便哈達是王的小弟！”

王說：“你們去請他來！”不是叫來，不是擒來，竟然是“請他來”！真罕見，真難得！

便哈達從藏身的秘密地方出來，還衣冠不整；亞哈並不計較，請他上車，二人並列而坐。

便哈達曉得是機會，主動的套近乎起來。

便哈達對亞哈說：“我父從你父那裏所奪的城邑，我必歸還；你可以在大馬色立街市，像我父在撒瑪利亞所立的一樣。”亞哈說：“我照此立約，放你回去。”

以色列的仁君，表示以德報怨，並未徵求長老和百姓的意見，在車上扶軾立約，互道珍重，送便哈達平安回去了。

亞哈一路自己得意，扮演“以德報怨”行動的成功。他不曾想，敵人的殘暴，多少家庭產生孤兒寡婦，招致天怒人怨，他哪有權利享受功德的果子！

又是神的信息來了。

一位神的先知來說：“耶和華如此說：因你將我定意滅絕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！”

這不祥的信息，如當頭潑下冷水，足夠澆醒亞哈高度發熱的頭腦，知道自己不過是神用的器皿，並不是甚麼英雄偉人。於是，亞哈悶悶不樂的回到撒瑪利亞，進了他的宮——他躺下來，還是跟平常人一樣，並沒長高一尺。（二 0:26-43）

擴展

亞哈在撒瑪利亞的宮殿，收容七十個王子，還有貴族學校，雄偉的建築，幾乎得佔半座城。未免狹窄了些。

他還是喜歡耶斯列，那裏發展空間大一更重要的是，耶洗別在那裏。哪裏有耶洗別，那裏就有快活。去耶斯列！

可是，雄才大略的王，總是也會感覺宮殿少一間，花園太狹小。其實，原因在於他愛修築高牆。

在他王宮隔壁，有個葡萄園，屬拿伯所有。

亞哈找上拿伯，跟他商量：“你將你的葡萄園，給我作菜園，因為是靠近我的宮；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園給你——或是你要銀子，我就按着價值給你。”

聽起來很公道。理由也是真實的。

拿伯也有他的道理：“我從祖宗就在這裏；是你的宮靠近我的葡萄園。我敬畏耶和華，萬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。”他不是敢跟王過不去，因他萬不敢違背神的律法，賣地求榮（參利二五:23-28）。

王最厭惡聽“不”字。

亞哈剛作完了“仁君”，怎說也得對人民仁慈。不過，他又一次“悶悶不樂”！可憐他回到宮裏，躺在床上，轉臉向內，也不吃飯。一副將死的樣子。

這就不枉他回耶斯列了。耶斯列才是家。體貼他的耶洗別來了。像是哄慣壞的大孩子，問他有甚麼不順意的事。

弄清原因，耶洗別笑了。有些可怕的笑。她對亞哈說：“你現在是治理以色列國不是？只管起來，心裏暢暢快快的吃喝，我必將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園給你！”

然後，她親切的拉着亞哈的手，像是告別...

臨去時，順便輕輕把王所戴打印的戒指褪下一當然，只是借用；舉起向亞哈輕揮了一下，拿走了。

在城門口，本城的長老，貴胄們，聚在一起，說是奉王的密令，有要事商議。隨後拿伯也被請來，讓他坐在高位。拿伯感覺光榮得奇怪，因為他自知並不是名人要人。對面也有兩位，是惡名人，流氓，起來指控葡萄園主拿伯，犯了嚴重的罪行—謗瀆神和王(利二四:16 申一七:2-7 一九:15)。兩個見證人宣誓證實，確立定案。拿伯被拖出到城門外，用石頭打死。

耶洗別得了好消息，就用輕快的脚步，跑來對亞哈說：

“你起來，惡鄰拿伯已經不在了，你去得他的葡萄園吧！而且省了你許多銀子。”

王並沒有征服新領土的喜悅。不知怎地，他帶上護衛，勉強吹着口哨，慢步向王宮外走去。還未到他的新產業葡萄園，遠處望見穿粗毛衣的以利亞身影，準是他，迎面走來。他的心沉了下去。

亞哈掩藏不了怯懼，厭惡的說：“我的仇敵啊，你找到我嗎？”

多時未見，以利亞仍然不改，針鋒相對的說：

“我找到你了！因為你賣了自己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。耶和華如此說：‘你殺了人，又得他的產業嗎？狗在何處舐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處舐你的血。我必使災禍臨到你，將你除盡。凡屬你的男丁無論困住的，自由的，都從以色列中剪除。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的家，又像亞希雅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為你惹我發怒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。’論到耶洗別也說：‘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別的肉。’凡屬亞哈的人，死在城中的，必被狗吃；死在田野的，必被空中的鳥吃。”（王上二一:21-24）

沒有誰走泄了內幕，先知竟然確知，是耶洗別介入巧妙的密謀！亞哈聽了以利亞的話，立刻收起裝威風的傲態，垂下頭來。立即撕裂了他華美的衣服，再無暇去視察他的新產業，沒有繼續規畫菜園，回到宮中，閉門思過。他禁食，身換上麻布，睡臥也穿着麻布，緩緩而行，不敢昂視闊步。

從來沒有人像亞哈，似是邪惡至極，不堪救藥。“因他自賣，行耶和華看為惡的事，受了王后耶洗別的聳動，就照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趕出的亞摩利人，行了最可憎惡的事，信從偶像。”

但在神沒有不堪救藥這回事。

亞哈是邪惡的化身；以利亞是真理的代表，所以亞哈以他為“仇敵”。神願意惡人悔改。

耶和華的眼目眷顧義人。祂看義人約伯很滿意，以欣賞傑作般的口氣，指示給撒但注意：“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？地上再沒有人像他，完全，正直，敬畏神，遠離惡事！”（伯一：8）

耶和華的眼目也察看惡人，祂的話臨到先知以利亞說：“亞哈這樣自卑，你看見了嗎？因他在我面前自卑，他還在世的時候，我不降這禍；到他兒子的時候，我必降這禍與他的家。”（王上二一：29）

## 計畫的混亂

約坦王在猶大國柄政，出現小康局面，仿佛惠風和暢。

人不需要個個作豪傑麟鳳，只要不予智自雄，安於盡自己本分，作好平常人。約坦王知道敬畏主，“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烏西雅一切所行的，只是不入耶和華的殿。”（代下二七：2）由於他知己知彼，在這期間，只發生一次戰事——與亞捫人打仗，是一場勝仗；亞捫人降伏，給猶大國進貢。在屬靈方面，他理政作王，但知道不去干預進殿燒香，侵越祭司職權，得罪神。因為他“在耶和華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漸昌盛。”（二七：1-6）。

父賢子不肖，是不幸的事。約坦崩逝後，好好一個昌盛的國家，落得給劣子亞哈斯承繼了。

萁豆相煎誰受害

亞哈斯從他父親手中，承受了一個安定的國家一算不上偉大，卻也富庶康強。但這個少年王子，不循正道，拜起迦南的偶像，甚至把他的兒女經火獻給摩洛(二八:3)。

如影隨形，神的刑罰來了。

北方來的威脅，是英勇殘暴的以色列王比加，不僅攻城略地，兄弟相煎，還進一步，甘作外人的鷹犬，和亞蘭結成戰略同盟。猶大難得有好日子過。

亞蘭來戰勝猶大，擄去了許多人口。以色列不僅不加同情，還以為是他們外交的勝利。以色列王比加，趁着弟兄新敗，在傷口加上鹽，也來欺負弱者。在一天就殺了猶大人十二萬，其中包括多名高幹。這可能是記得當年的舊賬，趁機索還。並且“擄了他們的弟兄，連婦人帶兒女共有二十萬；又掠了許多的財物，帶到撒瑪利亞去了。”這雖然還是低於當年亞比雅對以色列的屠戮(代下一三:17)，但對於微小的猶大，已經是創深痛鉅。萁豆相煎，冤冤相報何時了？

無論如何，現在輪到北國歡欣慶祝南征的勝利，光榮凱旋。可是他們還不知道，這是以色列的迴光返照。

兄弟鬩牆，發生內戰，總不是甚麼好事。無論誰得勝，都算不得啥英雄；可是，北國以色列的末日，已經在迫近，真不必慶祝這“最後勝利”——他自己國家最後的一次機會，向自己的弟兄展現了一場好殺！

想不到，在那樣深沉的黑暗中，竟然會閃現出人性的光輝。誰說巴力和金牛犢的文化，完全浸染了人民的心？

但，事情有了轉機...

那裏有耶和華的一個先知，名叫俄德，出來迎接往撒瑪利亞去的軍兵，對他們說：“因為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惱怒猶大人，所以將他們交在你們手裏；你們竟怒氣衝天，大行殺戮！如今你們又有意，強逼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們的奴婢！你們豈不也有得罪耶和華你們神的事嗎？現在你們當聽我說：要將擄來的弟兄釋放回去——因為耶和華已經向你們大發烈怒！”(代下二八:9-11)

背道的以色列中，並不都是向巴力屈膝的人；也有直立不偏的米該雅。這俄德並不像以利亞，是家喻戶曉的先知，但是他有先知必不可缺的風骨。我們可以想像這俄德不僅義

正詞嚴，還鬚髮戟張，用手指點着心歡意得，喜氣洋洋的得勝軍！這比當頭潑冷水還不合時宜，簡直就是批逆鱗。

他說：“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，惱怒猶大人”，這正是提醒他們，“本是同根生”；你們的列祖，也是敵人的同一列祖；他們犯了罪，你們也犯了罪；同是劣子劣孫，怎敢自義自高？不要太過分，要知戒知止！

俄德是真先知，真以色列人。正如摩西律法所記：“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，總要指摘你的鄰舍，免得因他擔罪。”（利一九：17）所羅門的箴言說：“責備人的，後來蒙人喜悅，多於那用舌頭諂媚人的。”（箴二八：23）

他們當中的族長，有的並沒有地域之見，起來攔阻那些粗獷的北方軍閥，告訴他們不可虐待俘虜，那是得罪神——因他們是自己的弟兄；行伍裏也有明哲人，他們聽從族長們，將擄來的人口和戰利品，都繳出來放在首領和會衆面前。族長們組織百姓，助弱撫傷；“其中有赤身的，就從所掠的財物中，拿出衣服和鞋來給他們穿；又給他們吃喝，用膏抹他們；其中有軟弱的就使他們騎驢，送到棕樹城耶利哥他們弟兄那裏。”（二八：12-15）

認識屠戮欺負自己的弟兄，算不得甚麼光榮的事。他們連盛大的凱旋儀式也取消了。隨後，就回撒瑪利亞去了。

## 政治掛帥

英國維多利亞女皇(Alexandrina Victoria, 1819-1901)於1837年登位，1840年與Albert成婚，後來成為歐洲的祖母。不過，這些親戚們，不同族，不同類，“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”，只同階級；因此，是親而不相愛，還是爭爭吵吵，少打不了仗，打了不少仗。

地中海岸邊的以色列，本來為一國也不嫌少。可是因為所羅門王犯罪，惹動神的忿怒，使它分為南朝北國；不過，國分而家未分，同一種族，同一文化。

事似乎是偶然一分裂後，真箇成了南朝，和北國。南朝，一脈相傳，是大衛王朝（除亞他利雅篡位中斷六年）；北國，卻是不同的王朝遞嬗，約二百十年間，歷十朝，計十九王。北國先亡後，南朝猶大殘存約一百三十五年。

兩國都是出於一個民族，因此有相同的傾向——在三百多年的歷史中，沒有復合，連尋求復和的努力也沒有過。

兄弟相爭，以掃與雅各至終和好了；猶大與以色列卻沒有。奇異的政客，發明了聰明的政略一勾結外邦人，引狼入室，共同殘害兄弟！

### 北國先發動

北國以色列也亞蘭同盟，使猶大震動一兩國中任一個，也比猶大更強，1+1=? 要嚙滅亡。“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動，好像林中的樹被風吹動一樣。”耶和華差遣先知以賽亞父子，去迎見正在查看城防水源的亞哈斯王，告訴他這兩王勾結，也不過是火把的餘燼，不足為患；要堅心倚靠神，他們的陰謀必不得成就。(賽七:1-9)

耶和華並給猶大國最大的應許—“以馬內利”。利汛和比加存在不了多久(七:10-16)。

亞哈斯在這兩個暴鄰手下，可受盡了苦頭。先是耶和華將他交在亞蘭手裏，兵敗人民被擄往大馬色；繼是耶和華將他交在以色列王比加手裏，兵敗大遭殺戮—一天內損折勇士十二萬，連宰相都殉難了；還有二十萬被擄，面對作奴隸的前途。幸而有先知俄德，責備殘暴的軍隊；他們才聽從神的話，優待放歸俘虜。(代下二八:5-15)

這是因為猶大王亞哈斯不行正道，離棄神，效法列邦的惡俗，所得的惡果。他應該受管教，悔改歸向神才是。簡單原則：宗教政策指導外交，不是外交決定宗教。

亞哈斯不此之圖。他自以為聰明，要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兄弟鬩牆，找外人幫忙—不檢討宗教政策的錯誤，卻調整外交方向，交結更厲害，更強大的外援：向東去找古老的王國亞述，地區的老大哥來幫忙作主。

現在，環顧本地區，當世之雄的亞述，不失為唯一的救星。聰明的亞哈斯，展開他的奴性外交—差遣使者去遠方，覬見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，求告說：“我是你的僕人，你的兒子。現在亞蘭王和以色列王攻擊我，求你救我脫離他們的手！”(王下一六:7-9)

亞哈斯差遣使者去見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說：“我是你的僕人，你的兒子，現在亞蘭王和以色列王攻擊我，求你了救我脫離他們的手。”亞哈斯將耶和華殿裏和王宮府庫裏所有的金銀都送給亞述王為禮物。亞述王應允了他，就上去攻打大馬色，將城攻取，殺了利汛，把居民擄到吉珥。(王下一六:7-9)

亞述王收了禮物，出兵攻打亞蘭，解一時之困。

亞哈斯花錢買朋友為外援，引虎驅狼，收了速效；但無異於飲鴆止渴，買來了超級的重軛，加在自己頸項上。但在當時，他不知道唇亡齒寒，反而唇亡齒笑。與鄰居爭籬笆是常有的事；但有人僱流氓來，縱火把鄰居的房屋燒了；看到火光，金蛇飛騰，把酒慶祝，以為除去了礙眼的東西，風光會更悅目，風水也好得多；卻忘記該備水，結果延燒到自己的數椽茅屋，無處栖身。這是亞哈斯。

亞述當然不完全是鍾愛那“兒王”；他樂於揮軍西指，二年的時間，消滅了亞蘭，撒瑪利亞也在他控制之下。地中海邊，成了亞述的勢力範圍。亞哈斯得以除去了肉中的刺，不知該怎樣的歡喜，雀躍！他急忙的奔赴大馬色，迎接覲見亞述王，匍匐膜拜，獻上豐厚的貢物，對主子亞述王慰勞，感恩。用不着王說話，亞哈斯知道附庸國的義務，外加設法打聽如何討主子的歡心——

亞哈斯知道如何作兒子，作僕人。

火，燒得好！亞蘭昔日繁盛的首都，已經成為廢墟；大馬色換了新天，也帶來新氣象，新奇的東西——宗教道具，一座高大的壇！

亞哈斯王... 看見一座壇，就照壇的規模，樣式，作法，畫了圖樣，送到祭司烏利亞那裏。祭司烏利亞就照着亞哈斯王從大馬色送來的圖樣，在亞哈斯王沒有從大馬色回來之先，建築一座壇。王從大馬色回來看見壇，就近前來，在壇上獻祭：燒燔祭，素祭，澆奠祭，將平安祭牲的血灑在壇上；又將耶和華面前的銅壇，從耶和華殿和新壇的中間搬到新壇的北邊。... (王下一六:10-14)

這幅圖畫，清楚顯示猶大國御用宗教人的嘴臉，哪像是耶和華的祭司，無異於亞哈的走狗，太監神學家。他們打着信仰純正的幌子，在聖殿出入，只是給王跑腿。那份巴結模樣！亞哈斯看見宗主國的祭壇，不用誰吩咐，趕緊照葫蘆畫瓢，描下3-D畫紙，快遞到耶路撒冷聖殿。祭司烏利亞收到後，沒說半個不字——不管摩西所奉“山上指示的樣式”(出二五:40 二六:30 二七:8)；不顧“耶和華用手畫出來”的圖則(代上二八:19)；只遵行最高領袖的聖旨。此宗教人烏利亞，只恨爹娘少生他兩條腿，卻枉得了不知誰給他的好名字——“



亞巍是我的光”！蹣跚着供王役使，趕製成異教祭壇，放在耶和華的殿裏。

祭壇是聖殿裏最大，在最顯著位置的器用，代表十字架。今天也有些基督教人士，爲了避諱十字架“討厭的地方”（加五:11），以爲十字架只是象徵博愛犧牲，耶穌基督的復活，只是精神不朽，救恩只是改過遷善等。這樣的新神學，是用外邦的祭壇，代替對神的信仰，把十字架放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。

潔淨用的銅海，落實到地上，不再宣講聖潔的道理。更爲了表示對亞述的恭順，謹守附庸國的地位，拆除代表王出入聖殿特殊的通廊。這樣，宗教變成特地裁製一“因亞述王的緣故”（王下一六:16-18）。

政教聯合的運作，非常圓滑得宜。

亞哈斯甘心作亞述臣屬和奴才，還有另一表現——“又因亞述王的緣故，將耶和華殿爲安息日所蓋的廊子，和王從外入殿的廊子，都挪移圍繞耶和華的殿。”（一六:12-18）這是爲甚麼呢？因爲聖殿有爲王所建的御用走廊，與平民有所分別；既成爲亞述的屬下，那就有違體制，不敢再用，這也得加以改修，以備主子來視察，可見作奴才不是容易的事。

最可憐的話：“祭司烏利亞就照着亞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。”（一六:16）完全沒有脊椎骨的祭司，在官辦宗教和進口神學的陰影下，勉強撐持“耶和華”招牌的局面，也許關門休業還好些。

短視的外交政策，只顧眼前歡，不計將來——非僅忽略唇亡齒寒的地緣關係，更忘記了原爲兄弟的血緣連屬，實在是日暮途窮的愚昧決定。最後，受害的是自己。

這使我們想到伍子胥的故事。他爲了報家仇心切，不惜造成了國恨。名門俊彥，引吳國大軍，毀滅了自己的祖國；那時，楚王已經崩逝，他還發掘了故主楚王的遺體，鞭屍三百泄恨。申包胥雖然同情他；認爲這樣不留餘地的作爲，太過分了；伍子胥回答：“吾日暮以塗遠，故倒行而逆施。”意思是只管眼前，管不了那麼多。

申包胥立場不同，為了愛國，跑到秦廷乞師復國。

亞哈斯這樣作，當然沒有好下場，竟然改變了當時的地緣政治情勢，影響深遠。

祝主保守祂的教會，先興起有信仰的工人來。

消失

撒瑪利亞，一個光輝的首都，有時用來代表以色列。錫安，代表耶路撒冷，是猶大的代表。

先知受聖靈感動，指着南北二國發預言說：“國為列國之首，人最著名，且為以色列家所歸向；在錫安和撒瑪利亞山，安逸無慮的有禍了！”（摩六:1）

亞述的鐵蹄，蕩起煙塵，改變邦國的疆界，和歷史的軌跡。撒瑪利亞從地理名詞，變成了歷史名詞；卻成為新生混雜民族的代名詞。

雄強的亞述王撒縵以色[三世]，上來攻擊北國以色列，可憐的末代君王別無選擇，“何細亞就服事他給他進貢。”（代下一七:3）以色列不再作為獨立國存在。

弱國守信義很難，但不守信會招致更悲慘的結果。

這樣，棋子偏想變局，鑄定了末代君王何細亞的惡運。因他又改變了主意，轉而投靠埃及王梭。他缺乏正確情報，難以作出智慧的判斷——其時埃及國力衰弱，內部分裂，只是不可靠的葦杖。

他傾向埃及，改投新主的消息，傳的亞述新王撒縵以色五世，他赫然震怒，揮師南下，圍攻以色列。以色列在那座小山的孤城中，頑強的困守了三年。最後是勢窮糧絕，接受不可避免的悲慘命運。

何細亞王第九年，撒瑪利亞山上的燈光熄滅了。

### 宗教的混亂

亞述的政策，是把被征服地區當地的人民，集體遷徙；他們失去了根，沒有盤根錯節的親族社會關係，連歷史文化也被拔除，注定極難有復興的機會。

亞述王把撒瑪利亞的人民，擄去安置在兩河流域，又從巴比倫等外地，移徙人來充實北國以色列的土地。不過，那些新移民，完全不懂得敬畏真神；耶和華使獅子進入他們當中，咬死了一些人。亞述王想出了不僅使種族混雜，也進行混合宗教：

於是有一個從撒瑪利亞擄去的祭司回來，住在伯特利，指教他們怎樣敬畏耶和華。然而，各族之人在

所住的城裏，各為自己製造神像，安置在撒瑪利亞人所造丘壇的殿中。巴比倫人造疏割比訥像；古他人造匿甲像；哈馬人造亞示瑪像；亞瓦人造匿哈和他珥他像；西法瓦音人用火焚燒兒女，獻給西法瓦音的神亞得米勒和亞拿米勒。他們懼怕耶和華，也從他們中間立丘壇的祭司，為他們在有丘壇的殿中獻祭。他們又懼怕耶和華，又事奉自己的神；從何邦遷移就隨何邦的風俗。...”（王下一七:28-33）

這樣的宗教狀況，是各有各殿，正如各開各店；他們共同的懼怕耶和華，但還帶來了自己的“本土神學”，成為信仰上的大雜拌！混亂的宗教信仰，沒有辦法不導致行為上的混亂，使人莫所適從。

如此幾將二百年，尼希米奉波斯王詔，領袖餘民返歸故土。他的任命是省長，責在治省，不是復國。

當地混雜的人，聽見他們要修建聖殿，就要求來參與同工（斯四:1-4）；既遭受拒絕，就反對擾亂。又有參巴拉，多比雅等，惱怒，設法阻擋（尼二:10 四:1 六:6）；他們惡劣的手段，是編造謠言，說尼希米要“謀反，作王”；害得尼希米工作之外，還得謹防。這都是宗教混亂的遺害。

早在猶大國末季，先知耶利米傳達神的信說：“你們怎樣離棄耶和華，在你們的地上事奉外邦神，也必照樣在不屬你們的地上事奉外邦人。”（耶五:19）違背耶和華的誡命，拜偶像和異邦多神，是嚴重的事。錯誤的信仰，會導致神的咒詛，使他們國破家亡，淪於萬劫不復。

屬神的子民，必須離開罪惡污穢，才可以親近神，得祂的福祐及保守。

人為宗教是要求與他們敬拜的對象，保持安全距離；真宗教是要求無距離連結。

自古以來，人類社會的凝結力，是源自宗教。中國文化中的“社稷”觀念，是宗教的連結。拉丁文和西方語文中，宗教(Religion)的字源，都與 *ligare-ligament* 有關；*re* “再連結”，所以連結得更堅固。當然，我們現在知道，惟有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，能使人類因罪已經斷絕的與神的關係，再“與神和好”（弗二:14-16）。因此，基督教是唯一的真宗教，使人得永生，成為神的後嗣。

## 佳人奈何短視

希西家對以賽亞說：“你所說耶和華的話甚好—若在我的年日中，有太平和穩固的境況，豈不是好嗎？”  
列王紀下第二十章 19 節

希西家年紀不小了，而且作了猶大國王十四年。正是英明統治者的盛年—三十九歲。他的改革，已經深著成就。

那時，北國以色列已經不復存在，因亞述王提革拉毗利色，已經於主前 721 年，一併滅亡了地中海邊的小國亞蘭和以色列。以色列的餘民，有一部分作為難民，逃到了猶大。

猶大的一切弊病，似乎都隨着故王亞哈斯一同死去。歷史展開另一篇章。

是這位少年新王希西家，朝氣蓬勃，登位的元年，就進行改革，氣象煥然一新。

### 懇切勉勵

希西家王來了。

他吩咐人開了耶和華殿的門。希西家知道信仰是品德的根，國家的基。就先動員利未人，他親切的告訴他們—“利未人哪！你們聽我說...”要先潔淨各人自己，再潔淨聖殿，除去一切污穢。他曉得，眼前這些人，他們的問題還不至於背道，而是不夠積極；所以“不要懈怠；因為耶和華揀選你們站在祂的面前事奉祂，與祂燒香。”（代下二九：5-11）懈怠

不是病，卻是最致命的屬靈疾病，因為他打不起精神，看來像是沒有陽光的植物，半死不活，萎靡不振。新約老底嘉教會，就是這樣不冷不熱(啓三:16)。

希西家是王，談話卻像平常人。

不像話！一點兒沒有作威作福的最高領袖氣勢，用不着像偉人訓話。是勉勵弟兄，神的工人必須有使命感，工作才會有效果—由各人的內心作起；再先由內殿，向外進行；忙而不亂，八天潔淨殿，又八天... 雖然已經盡力，來不及了，已經到了正月十六。逾越節假期都沒有。只得延在二月十四日，守逾越節。

也許就在這時候，發現了所羅門王的箴言殘本，還有零散的片段；那時自然沒有印刷，複製的唯一方法是用手謄錄下來，編纂共為一帙。開始：“將事隱秘，乃神的榮耀；將事察清，乃君王的榮耀。”(箴二五:2)國事的進程，是神隱秘的手在引導；現在，作為耶和華的受膏者，他應該明白當着手作的一 記念耶和華用羔羊的血，救贖並分別他們，從埃及強迫勞役的鞭子下出來，進入迦南應許之地。

友愛兄弟

雖然時間已經很短促，希西家王的愛心卻廣大。他寫信邀約北方的人民— 亡國的餘民，看他們如同自己的弟兄和家人。王寫信給他們，沒有官腔，只洋溢着兄弟的友愛。

希西家告同胞書的話這樣說：“以色列人哪！你們當轉向亞伯拉罕，以撒，以色列的神，好叫祂轉向你們這脫離亞述王手下的餘民...”(王上三 0:6)這話是那麼溫暖，就像是慈母呼喚的聲音，在他們[耳邊縈繞：我們本來是一家人！

友愛的呼召，友愛吸引以色列人來了。

有些年長的人們，分別認出曾是在南方亞哈斯燻下，或曾在北國比加旂下的敵對者，凱旋者，敗俘者，都忘記了，只有融合的歡樂，脫離罪奴的歡樂！

耶路撒冷和猶大人，並外地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都同靈同心，守逾越節— 因為時間不充分，南朝北國一同喜樂，仿佛又合成了一家人。

猶大全會衆，祭司，利未人，並那從以色列地來的會衆和寄居的人，以及猶大寄居的人，盡都喜樂。這樣，在耶路撒冷大有喜樂，自從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時候，在耶路撒冷沒有這樣的喜樂。那時，祭司，利未人起來，為民祝福。他們的聲音，

蒙神垂聽，他們的禱告，達到天上的聖所。（代下三0:25-27）

全民的熱誠，彼此的愛，洋溢的歡樂，使大家覺得時間太短——“全會衆商議，要再守節七日。於是歡歡樂樂的又守節七日。”（三0:23）沒有誰以爲枯燥難耐；也沒有人頻頻看錶[日晷]，希望快快結束。

時光仿佛倒流，回到三百多年前。猶大和本雅憫人，以法蓮，瑪拿西，以薩迦，西布倫，亞設各支派的人，聚集一起；真如同所羅門的時代一樣。這是說，又返回分裂以前的美好感覺，在愛裏聯合。

### 節慶過後

真實的復興，不是搞熱鬧，而是以後的實際生活。

屬靈的領袖，必須是實際的組織者。希西家不想講完了屬靈話，自返王宮享樂，讓工人去“憑信心”自由乞討。他安排了事奉的班次，又吩咐“將祭司，利未人所應得的分給他們，使他們專心遵守耶和華的律法。”會衆不待命令，不需催討，二月末慶典過後，立即自動實行，送繳十分之一，

從三月積起，到七月才完。希西家和首領來，看見堆壘，就稱頌耶和華，又為耶和華的民以色列人祝福。希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問這堆壘... 回答說：

“自從民將供物送到耶和華的殿以來，我們不但吃飽，且剩下的甚多。因爲耶和華賜福與祂的民，所剩下的才這樣豐盛。”希西家吩咐在耶和華殿裏預備倉房...”（代下三一:2-12）

可憐當年服事神的人，如果撻下聖工不幹，會給批評說是“沒有負擔”——吃都吃不飽，腰挺不起來，負的甚麼擔？他們不是想發財，可是再屬靈的以利亞，也花很不少時間解決吃的問題。逾越節興奮的高峰過後，總不能就煙消雲散，而是火傳薪承，平靜持久，而沒有低谷。這才是真正的復興，正常的宗教文化。

### 亞述的威脅

所羅門的榮耀世代再現，自然不是敵對勢力所願意見到的——他們首先的反應，就是後悔過去摧毀擄掠的不夠徹底，應該繼續努力。亞述絕不缺乏侵略的理由；“侵入猶大，圍

困一切堅固城，想要攻破佔據。”希西家已經準備，動員全國，建造防衛工程，製備武器。不過那些據點，並經不起重兵猛攻，很容易就陷落了，只有拉吉發生過堅強的抵抗。但最重要的，是他以信心武裝國人：“你們當剛強壯膽，不要因亞述王和跟隨他的大軍恐懼驚惶；因為與我們同在的，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大——與他們同在的是肉臂，與我們同在的，是耶和華我們的神；祂必幫助我們，為我們爭戰。”

百姓信得過他們領袖的話，更不懷疑神的大能；因希西家王的話，就安然無懼(三二:1-8)。

他們都知道，這是場將要臨到的屬靈戰爭。

不論如何波危濤急，他們舉國相信神，相信操舵的王，預先看到了勝利。他們不急於知道，是如何結束的？神的手創造了勝利，並引導以後十幾年的歷史：—

希西家王和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，因此禱告；向天呼求。耶和華就差遣一個使者，進入亞述王營中，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長將帥，盡都滅了。亞述王滿面含羞的回到本國，進了他神的廟中；有他親生的兒子在那裏用刀殺了他。(代下三二:20, 21)

並不精彩，卻很徹底。亞述王西拿基立耀武揚威大張旗鼓的征伐，現在滿面含羞，他真不習慣沒有勝利游行，自己孤單冷落的回國，無論如何宣傳，人民都不再相信那是偉大的王勝利“凱旋”。兩兩個親生的兒子也看他不順眼了，逆倫悖理，合謀弑父！最後家庭破碎不堪，國勢也漸消終沉。

有朋自遠方來

正在歡樂中，希西家的健康，比亞述的沒落還快。想不到，正值盛年的王，竟然病了。老先知以賽亞，自然被召來為王祈禱；給病榻上人的信息是：預備後事！

希西家真的絕望了。他轉臉向牆，向他所愛所事奉的耶和華流淚哀求。以賽亞告辭轉身出去，思想他在喪事儀式中該說的話——那只是容易的真實話，早已在所有人民的心裏，是最廣而氾溢的頌揚。

以賽亞的脚步，還未到中庭，上面就有新的信息來。

他得匆忙回去，宣告喜樂：耶和華施恩延展希西家王的壽命十五年，還給他特別的神蹟——日晷上的影兒後退十度！真的，他本來不治之症，竟然迅速康復了！（王下二〇:1-11）

幼發拉底河外，漢謨拉比文化的老根上，崛起了新巴比倫。比羅達巴拉但王對亞述虎視眈眈，正缺乏聯盟。亞述的敵人，就有可能作自己的朋友。亞述王征伐猶大潰敗，和希西家病革，又神蹟康復的消息，報到他的耳中。深謀遠慮的巴比倫王，他照當時國家元首間的禮儀，派遣使者奉着書信和禮物，來到了耶路撒冷。

猶大王希西家，連忙以崇高的禮儀，歡迎國賓。

希西家聽了歌頌的外交辭令，欣然應使者請求，把國之利器，重器，國防設施，都顯揚一番。使者滿意感謝離去。

巴比倫的使者輕快的腳步聲，才剛遠去；希西家還沉浸在聽足好話的飄然感覺；先知以賽亞就踏着沉重的步伐，來到王面前。那位王家前輩，心情也很沉重。先知問王使者奉誰所使？在此有何所見？希西家王得意的回答：“他見識了我們國家的進步，備加稱揚，將滿意回報差他來的王。將來說不定會同咱們結盟，就不必怕亞述了！”

以賽亞說：“你要聽耶和華的話！”希西家王立即站了起來。先知宣告：“日子必到，凡你家裏所有的，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，不留下一樣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並且你本身所生的衆子，其中必有被擄去，在巴比倫王宮裏當太監的。”沒誰願意失去人民和財寶，誰也清楚知道，子孫在異邦作太監，不是甚麼光宗耀祖的差事。

誰也難想到，希西家王聽見後的反應一淡然的說：“你所說耶和華的話甚好！若在我的年日中，有太平和穩固的景況，豈不是好嗎？”（王下二0:14-19）

以賽亞的口，說不出恭賀的話。近視的王，只想“我的年日”，還有甚麼好說的？我們不能不說，這位“所羅門第二”，確實是英明敬虔的好王；但當年的所羅門王，也同樣只看眼前的太平穩固，就忘記了將來。有話說：“人能看得遠，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”不難知道，看得近，是因自己甘願困在井裏。又有多少人看得夠遠呢？

惡人謙卑蒙恩

猶大王希西家，蒙神特別延長了壽命十五年。在生命織錦的末段，他學習的功課是一人不是因善工而蒙恩，而是因謙卑而蒙恩。然後，平安離世了。

繼承那日益困蹙王國的，是他兒子瑪拿西。希西家晚年得子，不久就離世；這瑪拿西生下來就命定作王的人。他幼登王位，總以為自己的意志就是法，得有人或鎖鏈告訴他，絕不是那樣。這必須走的道路，也是因謙卑而蒙恩。



瑪拿西十二歲作王，開始猶大國最長久的統治，五十五年。這個頑劣少年，是十足的邪惡化身，無惡不作。

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效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。重新建築他父希西家所拆毀的丘壇，又為巴力築壇，作木偶，且敬拜事奉天上的萬象。在耶和華的殿宇中築壇。耶和華曾指着這殿說：“我的名必永遠在耶路撒冷。”他在耶和華殿的兩院中，為天上的萬象築壇；並在欣嫩子谷，使他的兒女經火；又觀兆，用法術，行邪術，立交鬼的，和行巫術的，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惹動祂的怒氣。又在神的殿內立雕刻的偶像。... 瑪拿西引誘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致他們行惡，比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滅的列國更甚。耶和華警戒瑪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們卻是不聽。(代下三三:2-20)

這個長列的罪狀，超過任何最邪惡的王，是前所未見，讀來叫人觸目驚心；甚且墮落到比外邦人還低劣。不可思議的是，他們在別處，在遍地，崇拜偶像，已經是夠壞了；他們還特意污穢耶和華立名的聖殿，迦南異教邪風，加上兩河流域拜星象，作木偶... 誰讓這類事發生？帶頭的是王家，是瑪拿西！當然，這不是十二歲的孩子惡作劇——使他的兒女經火，可知他在位已經有些年後，遠非少不更事了。上有好之，民必甚焉。人民跟隨領袖，邪淫成為風氣，成為最低級文化。正如當年觸目傷心的老先知以賽亞所說：“可嘆忠信的城，變為妓女。”(賽一:21)

耶和華藉祂僕人眾先知說：“因猶大王瑪拿西行這些可憎的事，比先前亞摩利人所行的更甚，使猶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裏。所以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‘我必降禍與耶路撒冷和猶大，叫一切聽見的人無不耳鳴。我必用量撒瑪利亞的準繩，和亞哈家的線鉞，拉在耶路撒冷上，必擦淨耶路撒冷，如人擦盤將盤倒扣。我必棄掉所餘剩的子民，把他們交在仇敵手中，使他們成為一切仇敵擄掠之物。是因他們自從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，常行我眼中看為惡的事’。”(王下二一:10-15)

這麼嚴厲的信息，卻落在聶子耳中。

更糟的是，百姓有領袖撐腰，君王有人民擁護；瑪拿西是希西家嫡出的王子，是王患重病得神奇蹟治愈後才生的；嬌生慣養的貴二代，自幼培育成剛愎自用的性向，那容得下耶和華的僕人責備警告！我行我素，卻是不聽。

現在，猛烈的刑鞭來了。倔強的牛得多挨打。亞述那時已經日薄西山，但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對付弱如猶大這類小國，還是綽綽有餘；亞述王以撒哈頓派遣將帥，帶大軍攻破耶路撒冷，捉住瑪拿西，給他對惡劣罪犯的待遇，用鑊鈎鈎住他的鼻子，用銅鏈鎖着，帶到巴比倫去。

環境的轉變一從王宮，到監牢；從寶座上的王，到階下囚。失去了一切，卻實在是得福。在王宮裏學不到的功課，必須在苦難的學校才學到。瑪拿西的轉變開始了。

正如詩篇所說：“我受苦是與我有益，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。”（詩一一九：71）

“他在急難的時候，就懇求耶和華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，極其自卑。他祈禱耶和華，耶和華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聽他的禱告，使他歸回耶路撒冷，仍坐國位。瑪拿西這才知道，惟獨耶和華是神。”（代下三三：12, 13）

他自己看來，或在別人眼中，權威不可一世的人，只不過是潮水捲動海灘上的沙。據說，瑪拿西曾涉嫌圖謀背叛，後來經查明，他只作過專於推行邪教，並沒參與政治陰謀，得到平反釋放，復為猶大王。

祈禱，轉變自己。不論多麼鄙劣邪惡的罪人，若誠心實行的悔改，就蒙神奇妙的憐憫。

幡然改圖，判若兩人。瑪拿西重理政事，修補城牆，整頓軍務。最明顯的改變，是“除掉外邦人的神像與耶和華殿中的偶像，又將他在耶和華殿的山上，和耶路撒冷所築的各壇都拆毀拋在城外；重修耶和華的祭壇，在壇上獻平安祭，感謝祭；吩咐猶大人奉耶和華以色列的神。百姓卻仍在壇上獻祭，只獻給耶和華他們的神。”（代下三三：15-17）可見一旦陷入迷誤，總不免留下些殘餘污跡，難以完全滌除。

歷史對他的評斷，也以爲功過難以相抵。瑪拿西王“與他列祖同睡”，卻未得與列王同葬。有一個傳說至今：瑪拿西破壞聖殿的時候，約櫃遺失，流落於民間；後來到耶利米的時候，尋獲移至埃塞俄比亞——今天依然在那裏，有祭司嚴密看守。唯一可知的是，在當地文化中，仍可跡尋猶太教信仰的舊痕。

在“次經”中，有“瑪拿西的禱告”。原文為希臘文，也有拉丁文本。相信是出於主前二世紀猶太人之手，託用其名，是悔罪的禱文，頗具屬靈意義。

附錄：

### 瑪拿西的禱告

- 1 噢，全能的主，  
我們列祖，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 
和他們行義後裔的神啊！
- 2 你創造了天地和一切的秩序；
- 3 你發命令限定海  
叫大水不能越過  
以你威嚴可畏的名為印記；
- 4 因你的名和大能，  
萬有在你面前戰兢，
- 5 因你的榮耀威嚴沒有誰能經受，  
你可畏的烈怒罪人不能抗拒；
- 6 但不能測度不可理解的  
是你應許的憐憫，
- 7 因你是至高的主，  
大有慈悲，恆久忍耐，滿有憐憫，  
為人所受的災難後悔。  
你，噢，主啊！照你偉大的良善，  
應許向得罪你的人  
後悔施饒恕；  
因你眾多的憐憫，  
定意為罪人後悔，  
使他們得救。
- 8 噢，主！你是公義的神！  
不是命定義人悔改，  
因為亞伯拉罕，以撒，雅各，沒得罪你，  
但你命定讓我，這罪人悔改。
- 9 因我所犯的罪，比海沙更多，  
我的過犯眾多，噢主，極其繁多！  
因為我罪深孽重，  
我不配舉目仰望高天。
- 10 我被許多鐵鐐壓倒，

- 因我的罪被棄絕，沒有解救；  
我惹動你的烈怒，在你眼前行了惡，  
設立了可憎之物，又增加過犯。
- 11 現在我屈下心裏的膝，  
懇求你的慈愛。
- 12 我犯了罪，噢，主啊！我犯了罪，  
我知道我的罪惡過犯。
- 13 我誠心懇求你，  
赦免我，噢，主啊！赦免我！  
不要把我和我的過犯一起毀滅！  
不要向我永遠懷怒記念我的惡；  
不要判定我到地的深處。  
因為你，噢，主啊！你是悔改者的神，
- 14 在我，你彰顯你的良善，  
因為我雖然不配，  
你要照着你的大憐憫拯救我，
- 15 在我一生的年日，我要繼續的頌讚你。  
因為所有天上的萬軍都要歌唱讚美你，  
榮耀要歸於你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

## 迴光返照

在黑暗的帘幕掩蓋大地之前，將要下山的太陽，於西方的天空，展現它絢爛的彩錦。

北國以色列，已經被亞述滅沒了。南朝的猶大，在狂風暴雨的時代裏，居然延續了一百多年！先知以賽亞說：“僅存錫安城，好像葡萄園的草棚，瓜田的茅屋。”（賽一：8）誰都可以預期，這類建築，不是為長久抵禦風暴。

瑪拿西最長的統治，使他有足夠時間，把國家糟蹋得徹底。後來，他奇蹟般的悔悟了，改邪歸正，但猶大國已經元氣大傷；去世後，由兒子亞們繼承，行邪惡的事，不行耶和華的道。好不容易盼得瑪拿西悔改的曙光，又見新君惡行，該有多失望！在位二年，為臣僕們所弑，終年僅二十四歲。

約西亞登基的時候，年僅八歲。犛牛有子，竟然是個自幼敬虔的孩子。興許是在祖父膝下，看見真誠悔改的榜樣，影響他的發展。

約西亞在位八年的時候，尚且年幼——當瑪拿西在同年齡，還是頑劣不堪的時候，約西亞就尋求他祖大衛的神。後人很願意相信，同時代而年長的先知西番雅，應該是參與改革事奉；或以出身貴族，影響造就約西亞的成長（番一：1）。到了十二年，剛滿二十，青年有為的王，就開始“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壇，木偶，雕刻的像，和鑄造的像。”他的改革十分的徹底，清除了迦南的惡俗（王下二三：7）；米所波大米的占星術，異教迷信（二三：24）；以及歷史沉積三百多年的污穢。

誰曾想到，所羅門邪僻山上的偶像和丘壇，經過歷次改革，先有希西家的復興，後經瑪拿西的覺醒，竟然都還存在那裏！欣嫩子谷是耶路撒冷丟垃圾的地方，約西亞發了好一次潔淨的大火，所有罪污都付之一炬（二三：4-13）。

那時，北國以色列已經滅亡，十支派中，有的百姓逃到猶大避難，兩國邊界上不設防禦，約西亞把改革推廣到以法蓮地區。

約西亞到了伯特利；摧毀了耶羅波安金牛犢和祭壇。有人告訴他，近三百年前，猶大的神人奉耶和華差遣，向以

色列王耶羅波安預言，提“約西亞”的名，並他在今天所作的。他該是何等敬畏（見王上一三:2 王下二三:14-20）！這是聖經中首次有這樣的事件，比先知以賽亞提名預言：“我耶和華所召的古列”（賽四五:1），還早了許多。由此可見這次的淨地淨殿，是神照祂旨意預定的歷史盛舉。

此後，約西亞王十八年，才動工整修耶和華立名的殿。全國人民都熱烈支持這項事工，其中包括瑪拿西，以法蓮，和一切以色列所剩下那些淪為難民的人，劫後餘生，大多不會富裕，也都奉獻金銀，並參與聖工（代下三四:8-13）。

### 發現律法書

心靈的復興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復興的鑰匙在哪裏？不知是誰，把它藏在銀庫的底下。如果銀子過多，久藏不用，神的話不能發光，復興也就不會發生。

他們將奉到耶和華殿的銀子運出來的時候，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傳耶和華的律法書。... 遂將書遞給沙番... 沙番就在王面前讀那書。王聽見律法上的話，就撕裂衣服吩咐... “你們去，為我，為以色列和猶大剩下的人，以這書上的話，求問耶和華；因我們列祖，沒有遵守耶和華的言語，沒有照這書上所記的去行，耶和華的烈怒，就臨到我們身上。”（代下三四:14-21）

為甚麼要等到這時候才想起？應該老早就看見的復興，必須從墮落的谷底開始。因為按照摩西律法的規定：

“他[王]登了國位，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律法書，為自己抄錄一本，存在他那裏，要平生誦讀，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，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例；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，偏左偏右，離了這誠命。這樣，他和他的子孫，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國位上年長日久。”（申一七:18-20）

這麼基本的法令，約西亞登上國位的時候，顯然被忽略了；否則他用不到如今才發現；歷代的君王也忘記了——他們應該平生誦讀的功課，居然荒廢了這麼多的年代！可見必須回到聖經，才會發生復興。神的旨意，是要祂的子民留意文字載道的事工。

忽略了誠命，才使他們胡作非為，無法以致無天！可是“徒法不能自行”，改革必須藉人推動。通常應該由領袖開始，才可以風行草偃；所以王者得先謙卑，實際領導弟兄。

王者最不願意聽的話，就是人民是“弟兄”——領袖快意的，正是“心高氣傲”，天無二日，好叫他可以“與眾不同”。約西亞王與眾不同。他聽見書記沙番的宣讀，王相信神的話，知道自己和人民，違背神的命令，罪深孽重。王的御口最不容易聽到：“為我”字樣——難得約西亞知道，他不在神的話以上；可能也略通文字，不敢批評“語不雅馴”，他承認那些話是指他說的。作為領袖，最可鄙的毛病，是推給“下面”的人，都是你們不好；其實任何的失，或敗，領袖都得負最大責任。

因此，約西亞極為悲痛憂傷，哭了起來——不是哭過場就完了，他差幾位祭司和重臣為代表，去求問耶和華。

王的使者們找到了女先知戶勒大。她答使者的話，叫他們“可以回覆那差遣你們來見我的人”——可得提醒老太太，那是王啊！可是在律法面前，不妨，也必須是“那人”，就憑這聲口，見證她是女先知。她清楚宣告的信息：“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‘我必照在猶大王面前所讀那書上的一切咒詛，降禍與這地和其上的居民...’”她沒有討誰歡喜的傾向，直言信實的神所說的，必然成就。但顯明神的慈愛和嚴厲，對真誠悔改者施憐憫。

“然而，差遣你們來求問耶和華的猶大王，你們要這樣回覆他說：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‘至於你所聽見的話，就是聽見我指着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說的話，你便心裏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，向我哭泣；因此，我應允了你。這是我耶和華說的。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歸到墳墓，到你列祖那裏，我要降與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災禍，你也不至親眼看見’。”（代下三四：23-28）

女先知不讓鬚眉，傳達神的話——信實公義的神，到了祂的時候，必然對犯罪的國和民施行審判；但祂特地對約西亞施憐憫——絕非因為他是王的特權，是因為他肯謙卑，哀哭。就像神後來指示先知以西結的異象：滅城的天使保守“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嘆息哀哭的人”。（結九：4, 5）

罪人蒙恩，不問他是誰，必須因他“聽見”神的話，就自卑，這是悔改蒙恩的開始。“能看的眼，能聽的耳，都是

耶和華所賜。”人聽而相信，接受神的道而遵行，就得救，得恩惠，蒙憐憫(羅一0:17)。

### 守逾越節

約西亞領袖人民，潔淨自己，並安排祭司和利未人，照摩西的律法，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越節。“約西亞從群畜中，賜給那裏所有的人民，綿羊羔和山羊羔三萬隻，牛三千隻，作逾越節的祭物。這都是出自王的產業中。”君王不是為搜刮民財而存在，得這樣帶頭奉獻，其下的領袖們，也樂意奉獻(代下三五:7-14)；絕不是只號召百姓捐獻，自己享受。

守逾越節的規例：首先，宰逾越羊羔，記念神的救贖出埃及，叫以色列人分別出來。照律法，必須羊羔，必須得用火烤，不能隨意自己的意思，由名廚烹調美味——“他們按着常例，用火烤逾越節的羊羔；別的聖物用鍋，用釜，用罐，煮了速速的送給眾民；然後為自己，和祭司預備。...”先為人民服務，後為自己，這才是真實的服事。

當時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節，又守除酵節七日。自從先知撒母耳以來，在以色列中沒有守過這樣的逾越節，以色列諸王也沒有守過，像約西亞祭司利未人在那裏的猶大人和以色列人，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所守的逾越節。(代下三五:17-20)

時在猶大王約西亞十八年，有如此盛大的逾越節，表現南北二國合一，同是蒙神救贖從埃及出來的人民，沒有宗族和地域的區分；也沒有階級的差別——在神面前，世人都是罪人；蒙救贖的人，同為聖民。逾越節是全體的節日，這在以色列歷史上是空前絕後。不僅是南朝北國第一宗，也是以色列建國以來，破天荒的事。

為甚麼從前沒人發明？因為過去的太平盛世，人自己享受，不想到神的恩典；到勢迫力窮，又保命自顧不暇，哪管得了這類事！現在，約西亞想到了逾越節神的救贖出埃及，才有國，才有家。人如果早晨覺醒，還可以作一日之計，及時努力。可惜，猶大國的大覺醒來得太晚了！

聖經稱讚也惋惜的記載：“自從士師治理以色列人，和以色列王，猶大王的時候，直到如今，實在沒有守過這樣的逾越節。... 在約西亞以前，沒有王像他盡心，盡性，盡力的歸向耶和華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；在他以後，也沒有興



起一個王像他。”（王下二三:22-25）真希奇！連明君大衛和所羅門沒作得到的事，約西亞作了。可惜晚了些。

在他以後的年日，已經屈指可數了。這弟兄相愛合一的表現，是在北國以色列被滅以後才有的，也是猶大國最後的聖典。太陽落下了。

### 平安哀榮

約西亞開始時，耶和華的殿荒蕪穢亂；約西亞離去時，耶和華的殿輝煌華美。

那時，神管教的杖巴比倫興起，亞述已經衰敝；僱傭埃及王尼哥出兵，假道以色列北上，要幫助它敵擋巴比倫。約西亞企圖阻擋埃及，援救將傾的邪惡亞述；在米吉多平原，兩軍交戰。猶大軍寡不敵衆，約西亞中箭重傷陣亡。這不是他蓄意參與爭霸，也不是壯烈殉國，而是神的憐憫——“平平安安的歸到墳墓。”猶大國末代最好的王崩逝，舉國哀痛，成爲例定的國殤紀念日（代下三六:25）。

埃及法老尼哥赴援亞述無功，頓兵幼發拉底河上，回師埃及，雖然不過是“一個聲音”，仍然主宰巴勒斯坦和亞蘭的局面，有幾年的時間，直至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征服。

### 息光落幕

公元前七世紀末，地中海邊的聖經地區，三個古老的國家在角逐一不是三國鼎立，是“金頭”巴比倫升起的時候。埃及和亞述，在戰略上，企圖與巴比倫抗衡，但合力而不常同心；有一段時間，南北爭奪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主導權。後來，亞述從地圖上消失了，巴比倫取代它的地位，與埃及共同影響着那地區的政治氣候。

約西亞以三十九歲的盛年崩逝。夕陽餘暉中的猶大國，所餘的二十四年裏，舞臺上主要是他的兒子們輪轉，相繼扮演着大國的傀儡角色。

在米吉多的戰場上，約西亞的不對等戰役，未能阻止法老尼哥的行進；約西亞戰死後，國人在他兒子中，盡可能揀選了最好的一個，是約哈斯，繼位作猶大王。

### 猶大自立的王

埃及法老尼哥在迦基米施並未佔到便宜，但敗將不是殘兵，班師返回，發現約哈斯坐在寶座上！法老或是見那年輕人不夠恭順，不順眼，不必找甚藉口，也不管民意，沒經公

民投票，就把他廢掉，擄去埃及，免得他有反叛的機會——可憐二十三歲的王，改元登基不過三個月，就變成遜王；最後落得身死在異地埃及。猶大國因為擅立埃及不滿意的人，被罰了銀子一百他連得(三六:1-4)。

### 埃及立猶大王

法老尼哥行施宗主權，收取罰鍰滿載而歸，留下來的是一個傀儡——廢王約哈斯的哥哥以利雅敬作王。他年已經二十五歲了。不小了，應該知道自己要不要改名；但法老為要叫那些人知道是誰當家，賜他新名叫約雅敬；忘不了又徵取苛重的貢銀。當然，希望他總會記得那餓他食的手。

約雅敬惡途不改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以為自己有了靠山。但氣候變了，南風不競，埃及衰敗雌伏，不能長久保護他。北方的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了；約雅敬只得改而服事巴比倫。可是他心意不定，三年後，又背叛了。

約雅敬行惡，先知耶利米屢次奉耶和華的名，發預言警告他和猶大國人，災禍必將臨到，勸人民悔改。但祭司，先知和眾民，不愛聽這樣的話，以為是耶利米“不愛國”的假預言，是“投降主義”，甚至想要殺害他。耶利米並不懼威脅，忠心到底，準備以身殉道。但有首領們和幾個長老，站在先知一邊，保護他，勸說百姓接受主的信息，悔改免受災禍(耶二六:1-19, 24)。

又有一個烏利亞，奉耶和華的名說預言，信息與耶利米相似，但心志和品格不同。王想殺死他；面臨生命的威脅，烏利亞逃往埃及，在那裏遭害(二六:20-23)。

先知耶利米忠心不屈，堅持傳揚神的信息，也繼續受迫害，以至被管制，不能自由進耶和華的殿。不得已，他特地召書記巴錄來，把神啓示的話寫在書卷上，趁眾民禁食的日子，叫他在殿院中，宣讀給眾民聽。熱心的臣僕們，覺得王應該知道這信息，期望他可以領袖人民悔改，成為全國的復興契機；哪知惡王拒不接受；為表現他的權威，反割破書卷而且焚燒，顯示他能夠阻絕神的信息傳播(耶三六:16-25)。

耶利米的事奉，可作為文字宣道的典範，顯示其特殊的功能。一. 不被限制。能夠超越圍牆，不被捆綁，達到先知的聲音所不能及的地方。二. 可以複製。如果是一位傳道人面對那惡王，被他含恨用刀和火對付，無疑會成為殉道者；但書卷被毀，還可以複製——耶利米再度口授巴錄。三. 保存久遠。二千六百多年後，我們仍然可以讀耶利米書，見證神信

實永存的話。耶穌基督的使徒們，更能利用文字見證，啓動福音函授，給教會留下寶貴的新約聖經。感謝主！

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，在迦基米施戰役徹底擊敗埃及，來攻擊約雅敬，侵入耶路撒冷，用銅鏈鎖住他，要將他帶到巴比倫去；後來似是放棄了，也許因他病重，才得以與列祖同睡。巴比倫王將耶和華殿中的器皿，劫掠一部分，帶去放在他神廟裏(王下二三:34-二四:16 代下三六:5-8)。

### 百日惡王

奄奄一息的惡王約雅敬，殘破的猶大國。

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，一念之仁，決定任其自生自滅。約雅敬還算是合作，不久就自滅了。國人立他的兒子約雅斤登基作王。

約雅斤十八歲，像是知道時日不多，及時努力作惡。

他百日當政。真是乏善可陳。巴比倫王先派軍隊圍困耶路撒冷；後來他摒擋政務，御駕親臨。那可是巨石壓卵，結果可知。猶大王約雅斤不是傻子，也知不能免；就發動他的寡母，重要臣僕，首領和太監們，一大群人，少不得照當時的規矩，頸項負軛，套繩索，列隊如儀出城，正式赴營帳投降乞憐。蒙巴比倫王仁慈開恩不加誅戮，卻把他們帶走；又對耶和華殿和王宮的一切寶物大肆擄掠；“又將耶路撒冷的眾民，和眾首領，並所有大能的勇士，共一萬人，連一切木匠，鐵匠，都擄了去；除了國中極貧窮的人以外，沒有剩下的。”(王下二四:10-14)按當時的社會建構，把這些精英分子連根拔去，可以確保沒有再背叛的可能，更不必憂慮甚麼復國中興了。

列王紀補筆：“猶大王約雅斤被擄後三十七年，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使猶大王約雅斤抬頭，提他出監...”大半生的年日在牢獄中度過後，得到特別的優渥恩待，成爲首席廢王(王下二五:27-30)。

### 末代君王西底家

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，自命為諸王之王。他覺得約西亞在猶大仍有聲望，所以另闢蹊徑，選擇個非正宗的王家子，放上寶座。結果找到了約雅斤的叔叔瑪探雅。尼布甲尼撒賜新王新名，叫西底家，仿佛是給予生命的烙印，總不至於再背叛鬧起獨立來吧！可是“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，他卻背叛，強項硬心，不歸服以色列的神。”

違背誓言，不守信約，是神所憎惡的事；還政教協和，同流合污，其可厭無以再低鄙了。且看“眾祭司長和百姓也大大犯罪，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，污穢耶和華在耶路撒冷分別為聖的殿。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，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祂的居所，從早起來，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。他們卻嬉笑神的使者，藐視祂的先知，以致耶和華的忿怒向祂的百姓發作。”（代下三六：13-16）

埃及的軍隊，北上幼發拉底河上游迦基米施戰役失利，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，又漸恢復。西底家不顧信義，想作政治上的賭博，投靠埃及。西底家有些像地區小盟主，糾合鄰近的以東，摩押，亞捫，推羅，西頓等幾個小國，試圖結成聯盟（耶二七：3）。如此以來，成立“南約”，共投埃及，在猶大國小朝廷中，主聯埃合縱的人得勢，宣告背叛巴比倫。

先知耶利米傳耶和華的信息，告訴他們應該守信臣服，很不受歡迎，還被指有投降賣國的嫌疑，被丟在地牢裏，甚至還想置之於死地（三八：1-6）。幸而有太監以伯米勒為先知向王進言，才獲得較為人道的待遇（三八：7-13）。

西底家王第九年，巴比倫王軍侵入猶大，幾個號稱固若金湯的外圍據點，如熟透的無花果，經風紛紛陷落，兵臨耶路撒冷城下。

西底家沒有原則的劣性顯明出來——事實證明先知耶利米的信息是對的，但他搖擺不定。有一陣子巴比倫王解圍，小軍閥們和假先知以為得意，結起黨來搞“勝利大合唱”。先知耶利米獨當逆流，堅信神的信實和大能：“惟耶和華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遠的王；祂一發怒，大地震動；祂一惱怒，列國都擔當不起。”（耶一〇：10）告訴他們，巴比倫人將再回來，完成毀滅猶大的節目。

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說：“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‘...那出來幫助你們法老的軍隊，必回埃及本國去。迦勒底軍隊必再來，攻打這城，並要攻取，用火焚燒。’耶和華如此說：‘你們不要自欺說，迦勒底人必定離開我們。因為他們必不離開。你們即使殺敗了與你們爭戰的迦勒底全軍，但剩下受傷的人，也必各人從帳棚裏起來，用火焚燒這城’。”（耶三七：7-10）

當搖擺的王，一方面應付唱高調的軍閥們，不敢違背有兵有槍的將軍們；實在多少有些心知肚明，前途無望，先知

耶利米才真有神的信息；屢次私下叫他來，問他國事前途。說謊的人得有好記憶力，講神的話自然不會改變——耶利米堅持對他宣講同樣信息，不順耳的信息：“你必交在巴比倫王手中。”（三七：17）果然。

城被圍困，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。四月初九日，城裏有大饑荒，甚至百姓都沒有糧食。城被攻破。一切兵丁就在夜間從靠近王園兩城中間的門逃跑。迦勒底人正在四圍攻城；王就向亞拉巴逃走。迦勒底的軍隊追趕王，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了他；他的全軍都離開他四散了。迦勒底人就拿住王，帶他到利比拉巴比倫王面前審判他；在西底家面前殺了他的眾子，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；用銅鏈鎖着他，帶到巴比倫去。（王下二五：2-7）

歷史上少不了亡國悲劇，但少見這樣可哀的收場。黑夜逃亡的西底家，如喪家之犬，打主意逃往亞拉巴，不失為聰明的路線。可惜他跑得不夠快，只到耶利哥平原就被逮着了。他遭遇淒慘，先讓他親眼看着年幼的王子們被一一處決，再被剜了眼睛，從此不能仰望天，不能看見地——或許是為作其“盲從”的懲罰；然後，被帶到巴比倫去，經歷生命中無盡的長夜。這不似是巴比倫通常的虐待戰俘，而是特別嚴厲的為制裁叛臣。

## 結語

這就應驗，耶和華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：地享受安息——因為地土荒涼，便守安息，直滿了七十年。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，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：“波斯王古列如此說：耶和華天上的神，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，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，為祂建造殿宇。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，可以上去，願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。”（代下三六：21-23）

## 南北政教縱橫談

政教分離只是近代人的口號，並不是事實，也不可能付之實施。當然，我們不能重寫歷史；古人沒有那樣的想

說到以色列，其原則就是“神權政治”——不是作為後來帶有成見的惡名，實則是“神棍政治”；其設想是完美的，由真神掌權統治。神的創造與護理，原是完美的。

神權政治不是人假藉神的名義，實現自己的想法。

“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；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；耶和華是我們的王。祂必拯救我們。”（賽三三:22）

照近代的說法，是三權集中，或三權合一。我們既是神所拯救，所買贖的，祂在我們身上，就有一切的權柄；提倡人權，而實為政客假藉人民爭權，不僅是荒謬，也是悖逆。

在人間世，神的子民以色列實施的，在正常狀態，還是三權分立的一先知，祭司，君王。這三方面，如何配搭，運作，制衡，是極高的藝術，按照神的設計，交織成歷史。

我們還是先來看以色列如何由統一，而二分，成為南朝北國。

先知亞希雅

在特別的時間點，亞希雅出現，在耶路撒冷郊外，一條鄉僻的路上。他同一個年輕人歷史性的談話，影響了南北政治。那年輕人是耶羅波安。

年紀老的先知，身上穿件新外衣。他把外衣脫下來，撕成十二片；然後，拿十片給耶羅波安——他是以法蓮人，一名負責為所羅門王監管工程的人，正在從事建造大業。

先知向他宣告驚人的信息：

“耶和華撕裂這國，把十個支派賜給你；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，留給他兒子所羅門一個支派。因為所羅門背離我的律例典章，去崇拜偶像；我必從他兒子手中將國奪回。留給他兒子一個支派，使我立名的耶路撒冷仍然有燈光。... 我必揀選你，使你照心裏一切所願的作王治理以色列。你若聽從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，謹守我的律例誡命，像我僕人大衛所行的，我就與你同在，為你理堅固的家像我為大衛所立的一樣，將以色列人賜給你。我必因所羅門所行的使大衛後裔受惠難，但不至於永遠。”（王上一一:31-39）

照他們當時的歷史背景，人民的職業很少流動性，君王是世襲的。年輕人聽到這信息，震驚的程度，真應該難以形容。可是這小工頭，並沒有給嚇得像蟲子蜷起來，也沒有謙

卑遜謝；更沒有否認：“僕人沒有甚麼‘心裏所願的’，只想效忠領袖，完成建造工程。”他並未辯解，只是安靜的聽而領受了。他清楚知道，神應許他，將像大衛一樣的作王；要開國，也得冒受迫害的危險。現在有所羅門王在寶座上，聲威正盛，得等，好在是等到下一代，眼前先得求生再說。

所羅門不知怎地得到了情報，他雖然有智慧，但缺乏現代人的民主思想，還是有“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”的傳統意識，起意要斬草除根，免得自己的後代有麻煩。

耶羅波安只得起身，逃到了埃及，尋求政治庇護。

人民所愛戴智慧的所羅門王，終於崩逝了。但他的遺愛在民，連他從周圍各國進口的偶像，也被當作文化遺產，保留下來沿用崇拜。

消息傳到埃及。耶羅波安及時回來了。

在埃及避難的日子，他總是記得神藉先知給他的應許；作王的希望，支持着他每天的日子。只是他不像大衛思念神的約櫃，只想王的寶座！

大多數的人民擁護他，建造起示劍新都，恰是巴力毗利士崇拜的基地。耶羅波安俯順民意，推行巴力崇拜。他又從埃及進口了金牛犢宗教，也是以色列的古老文化。他把先知亞希雅的教訓，要謹守耶和華的律例，忘得一乾二淨；但不忘保衛自己的寶座。在南界和北陲，各鑄造金牛犢一座，宣稱是為了“便民”，免得他們遠程去耶路撒冷，一年三次守節。當然，他說是“恢復古制”，亞倫在曠野造來“向耶和華守節”，獻祭，代表“領你出埃及的神”（出三二：1-6）；百姓坐下吃喝，起來玩耍，歡樂又熱鬧；他為自己，沒有想到為耶和華，為神的民，這就與大衛大相徑庭。他致力進行的，卻是忌邪的神恨惡的。多少年來，多少人步他的後塵！

### 神的警告

新以色列國王耶羅波安行惡事，必然有惡果。但神還是差遣使者警告他，希望他悔改；還宣告奇妙的預言，說到三個世紀以後，猶大國約西亞王的復興事件。

以色列王不想讓人民和猶大國相同，照神的吩咐守逾越節。那是照以色列人使用的太陰曆，正月十五日，紀念神藉羔羊的血，救贖他們，引領他們出埃及。北國另定了一個新節日——中秋月正望，一年秋收完畢，慶祝努力耕作的收穫；那也與巴力崇拜有關，因為巴力是本土管豐收的神。

有一個神人，奉耶和華的命，從猶大來到伯特利。

耶羅波安正站在壇旁要燒香。神人奉耶和華的命向壇呼叫說：“壇哪！壇哪！耶和華如此說：‘大衛家裏必生一個兒子，名叫約西亞；他必將丘壇的祭司，就是在你上面燒香的，殺在你上面；人的骨頭也必燒在你上面’。”當日神人設個預兆說：“這壇，必破裂；壇上的灰，必傾撒。這是耶和華說的預兆。”（王上一三：1-3）

神人的預言，是說他的丘壇宗教，要完全傾覆。

耶羅波安吸收了許多異教迷信，成爲他的思想包袱；其中包括埃及進口的君王神化。因此，他當上了祭司王，擁有極權。他哪還聽得了耶和華的聖名，和祂的律例！他哪把一個無名的神人放在眼裏。他只相信自己，一呼百應，權勢無比，伸出御手作勢：“拿住他！”聲音剛落，他的手立刻枯乾了，不能夠彎回來，仿佛新完成的塑像；同時，祭壇也破了，壇上的灰也傾灑滿地。

政客大都很識時務，他曉得指揮失靈不很方便；求巴力和金牛犢都沒用場。耶羅波安不得不收起王的氣勢，立刻變回人，謙卑下來，對神人說：“請為我禱告，求耶和華你神的恩典，使我的手復原。”神人不過分為難他，為耶羅波安王向神禱告；王的手就復原，像平常一樣。他知道作平常人是好事。

王恢復了，變得平易近人，對神人說：“請你同我回去享受御膳，加添心力，我也必給你賞賜。”

神人表現出順從神的命令，比王的交情更重要：“你就是把你的宮一半給我，我也不同你進去，也不在這地方吃飯喝水。因爲有耶和華的話囑咐我說：‘不可在伯特利吃飯喝水，也不可從你的原路回來’。”這表明神的僕人得分別爲聖，不可沾染拜偶像的污穢，惟獨認真執行神的使命。

不愧為忠信的使者！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；可惜，未能智慧分辨，後來受人的謊言所惑，死在不該死的地方！

約在二十年以後。耶羅波安夫婦，所鍾愛，唯一成器的兒子，名叫亞比雅，人民都指望他繼承王位。不幸，他染病了，病重了。

以色列有真不少先知；在伯特利，還設有一個先知職業學校。但耶羅波安知道，緊急的時候該去找誰——亞希雅。

先知不能呼之即來，得去找他。況且他也年紀太高。



老人家從不登宮廷，沒見過王后，只需要改裝，可以不被識破。至於該帶點啥禮物呢？先知不能賄買出賣神，所以不必帶重禮；而且重禮會暴露送禮人的身份。帶十個餅，幾個薄餅，一瓶蜜，普通的食物就夠了。

王要聽見實話可不容易；但真先知只有實話。

老先知眼睛已經不能看見，但心靈清明得很。還沒等客人進門，他就知道是王后駕臨，且已經有了正確的信息，夠沉重的信息，讓她回去告訴耶羅波安：“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我從民中將你高舉，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... 你竟行惡比在你以先的更甚，為自己立了偶像，鑄了神像，惹我發怒，將我丟在背後。因此，我必使災禍臨到耶羅波安的家... 死在城中的，必並狗吃；死在田野的，必被空中的鳥吃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... 你的脚一進門你兒子就必死了。以色列衆人必為他哀哭，將他葬埋。凡屬耶羅波安的人，惟有他，得入墳墓；因為在耶羅波安的家，只有他，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現出善行。耶和華必另立一王，治理以色列，到了日期，他必剪除耶羅波安的家。那日已經到了。耶和華必擊打以色列人。...”（一四:6-16）

信息雖然長，沒有好話；但耶羅波安的妻不難記下，因為實在嚴肅可畏。這是北國以色列開國君王的收場。

### 兄弟與仇敵

現在只說猶大和新以色列，南北分家時期的歷史。

是神的意思— 在人方面看，有許多成因，醞釀已久。

一日之間，所羅門傳下來的十二分天下失其十！對於材菲智弱的繼承人，小國寡民，未必不是好事。但領袖有自知之明的到底不多。

羅波安嚙不下那口氣，下令動員了十八萬戰士，準備上陣，披挂起來，檢閱部隊，誰說不似人君，不像“英主”？

他沒有考慮，在不久前在示劍的群眾大會，人民剛拒絕他，他倉皇逃歸的羞辱。這次帶兵北伐，要光復國土，憑甚麼人家得接受他？為了爭氣去大賭一把，可曾想兄弟相殘，多少人得喪命沙場？

神願意宗教涉入政治。

但耶和華的話臨到神人示瑪雅說：“你去告訴所羅門的兒子猶大王羅波安和住猶大，本雅憫的以色列衆人說：‘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們不可上去與你們的弟兄爭戰，各歸各家去吧！因為這事出於我’。”

衆人就聽從耶和華的話，歸回不與耶羅波安爭戰。  
(代下一一:2-4)

南北兩方本是以色列一家人，神說是“不可上去與弟兄爭戰”，分裂是“出於我”，爭戰就不是出於神。內戰沒打得成，事情結束的很快。幸而宗教涉入政治。五年後...

示瑪雅又來了。領袖們和記得這同一個人，不過，信息大不相同。他並不是不愛國，先知的工作可不好作——這次戰役不是以少勝多，不是敵人自相殘殺，也沒有天使了助陣，是該你們受管教了：叫你們知道，弟兄就是弟兄，敵人就是敵人；不過，神沒有消滅他們，只是叫他們在埃及手下學些功課，知道自卑，得自己經歷“服事神與服事外邦人有何分別。”(代下一二:5-12)這是似耶利米先知信息的序幕。

### 先知與國際政治

以利亞的事奉，仿佛烈風豪雨一改革了宗教信仰，指責惡王的貪婪敗壞。似是山林修道士的以利亞，忽然被接升天去了。他的事工，由住在人間，和風細雨的以利沙緒承。

在何烈山，神交付以利亞的事工：“你回去，從曠野往大馬色去。到了那裏，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；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，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。”(王上一九:15-18)以利亞一生的事工，是反對巴力異教，並高舉耶和華和真理。他不避忌涉及政治，與邪惡對抗，並預先宣告亞哈家族的完全毀滅。以利亞最後的事奉，是從以色列寫的一封信，致猶大的君王約蘭，預告他的疾病與死亡的下場——行惡的結局。因此，他奉耶和華的名對當世的南北王朝，宣告了咒詛！

舊約聖經的結語，是基督道成肉身臨世，豐盛的賜福；施洗約翰作祂的先鋒：“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，到你們那裏去。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，兒女的心轉向父親，免得我來咒詛遍地。”(瑪四:5,6)

以利沙繼承了以利亞的事工，不但涉及國際政治，還以先知談兵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被君王倚為長城。

以利沙病革將離世的時候，以色列王約阿施下來探視，居然伏在他臉上哀哭，稱他：“我父啊！我父啊！以色列的戰車馬兵啊！”先知非但是顧問，還被尊稱“國父”，可見他涉政之深。在一生的末了，先知最後一次給以色列王建議畫策(王下一三:14-19)。這不是因先知胸有甲兵，而是靈裏有神的啓示，遺澤後世。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。

剛強而嫉惡如仇的以色列將軍耶戶，後來晉位稱王，是在先知門徒簡易非正式儀式下膏立(王下九:1-10)。竟然成爲支配南北兩王朝前途的人物。更可見神的超然和高越，遠在人間的營帳和勳爵之上。

歷史的發展，非常戲劇化。但最終達成了神的目的—使用亞蘭人和耶戶，懲治以色列，徹底剪除亞哈的邪惡家族，並徹底整肅了巴力崇拜(王下九:1—一〇:30)。這顯明真神的權能統管萬有。

隨着歷史圖卷的開展，更可以看見：先知以賽亞在希西家衛國戰爭中及前後的參與(賽三六:1—三九:8)。耶利米對猶大及列國使臣的預言(耶二七:2-8)。以斯拉引導猶大遺民歸回，並設立聖經教育(拉七:11-27 尼八:1-18)。

在南北二國末路，是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結事奉的時間。他們都和人民同受苦，日子過得艱難，但因信仍有盼望。

至於置身實際政務，如：但以理，尼希米，更是不可勝紀。因爲南北二國的以色列人，都以敬畏神，愛國為己任。

吉朋(Edward Gibbon, 1737-1794)說：“在羅馬世界，盛行不同的敬拜；人民認爲同樣的真實，哲學家認爲同樣的虛假，執政者認爲同樣的有用。如此，容忍不僅產生互相放任，更有宗教的協和。”這是從政治看宗教。

戲劇文學裏，英雄主角會有基本的缺失，成爲構成其悲劇的因素，叫 *harmatia*，就是聖經所說：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”(羅三:23)其主要意義是“射不中的”。這種缺失或偏差，使人的決擇和行動，不能合宜—得罪神，虧負人。如果施之於政治決策，影響就更惡劣，也更深遠。因此，作爲領袖的，必須先有屬靈的生命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才是國家之福。

不論甚麼麟筆，寫不出聖經。“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，督責，使人歸正，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；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”(提後三:16, 17)

這是“史鑑”的目的—正是南北春秋大義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